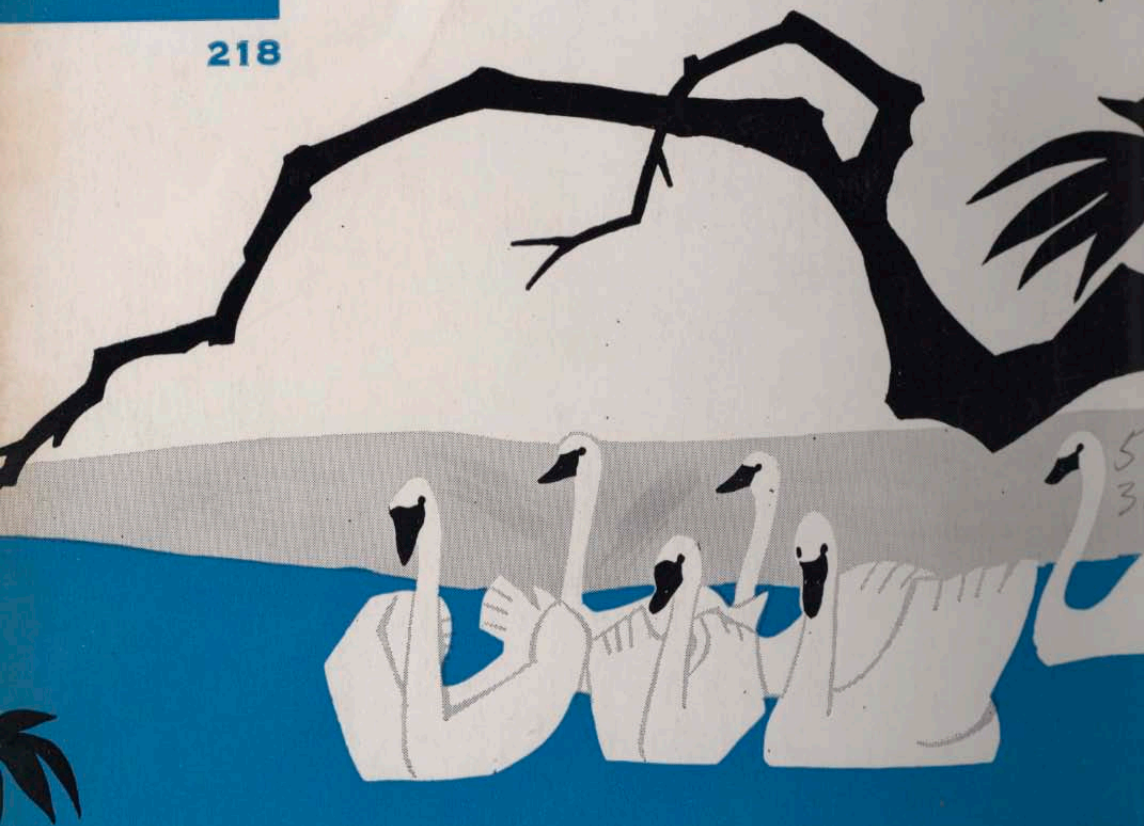


蕉

風



218





編輯人  姚 拓  
 牧 羚 奴  
 周 喚  
 白 姦

218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一年二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FEBRUARY, 1971.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106

定價五角

# 蕉風月刊

## 二一八期

### 目錄

封面設計 ○ 秦一蓮

「馬來文學專號」稿約 04 編輯室

兩地書 05 編輯室

#### 散文

斷想 11 莊聲濤

給我們 16 雨琴

#### 小說

月亮 18 小黑

除夕 23 小黑

平貴別審 25 鍾瑜

Black Point 30 邁克

法之外 33 何紹莊

#### 專欄

閒思錄 38 黃潤岳

流放集 41 劉放

戲劇

不義之財 46 姚 拓

詩

山靈 58 文 愷

當你歸來 60 期 之

詩贈 62 野 野

疑惑 64 茗 白

卡夫卡專題

巨鯨 66 陳慧樺譯

判決 75 郁怡譯

論卡夫卡及其短篇小說 84 周小潔譯

「生存的困境」更正 57 輯編室

風訊 92 編輯室

# 馬來文學專號

## 稿約

本刊定**220**期出版「馬來文學作品專號」

截稿日期是四月十五日

希望作者譯者有系統地供應下列稿件

●小說、詩、散文、戲劇的翻譯（請附原文）

●論文、評介、作家描述的翻譯和撰寫

●一切有關馬來文學作品的文字，包括馬來西亞和印尼的

●傳統的、現代的、浪漫的、寫實的……不管甚麼派的馬來文學作品，只要是值得介紹和翻譯的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馬來文學專號」

# 兩地書

——編輯室一些有關「馬來文學專號」的來往信——

## 第一封信

××：

.....

我們要弄「馬來文學專號」，是很久的一個心願了，現在決定要做，周喚的意思是211期，在這一期（211期）已發了預告。

現在我心裡有點慌，前幾次的專號，我多少還可以有點「底」，馬來文我不會，就連「底」也沒有了，希望主力能放在你那邊。

我和周喚整理出來一個作者名單，由周喚寫信去約稿。

專號的編輯政策仍未定，要請你考慮一下，有兩個可能，一是以作家為主作為專題，一是以流派分，前者做來較簡單明瞭，後者一來不易分，二來我們一直不鼓勵分流分派，但可能有多面性。

專號的範圍，決定將印尼的也包括進去，這點應該沒問題吧？

周喚很忙，抽不出多少時間來，我白天一點時間也沒有，忙忙亂亂的，蕉風的事只能晚上做。.....

××於吉隆坡

## 第一封回信

××：

「馬來文學專號」很值得做，但要充份時間，定219出我意料之外，我幾個懂馬來文之朋友都已回去聯邦，失去聯絡，其中包括在馬來文學界頗有名聲之Takusi Lee（據說在吉隆坡），我這裡有一點點資料，都是印尼文學的，我之巫文以前還有點行，放棄已久，現在不行了，非常焦慮，現在該做的就是設法與一些人聯絡如紀岳、疑雲、嘉應等，梅淑貞之巫文也行，我會叫她寫一些，專號內之專題，仍以作家為主，以流派分類不可能，太困難，有一個至三個就够，別太勉強，稿件到時若不够出兩月合刊，就出一期專號無妨，時間太匆促，周喚手上是否有這類稿件？昨天羅炎從吉隆坡來，我跟他邀稿，他答應跟他的編輯部之另一位朋友翻一點東西。開始邀稿，不要遲疑。專號一定要有印尼戰後的「偉大」之小說家米哈嘉之專題，此人即是著名之「無神論者」之作者，這部小說，Takusi Lee及他之幾個朋友都有「研究」過，能跟他們聯絡就可，我手上有米哈嘉一個短篇，我會叫人寫一篇讀後感之類的，我會譯拉笛夫之兩首詩。印尼現代詩，我有一本英譯選集，聯邦懂巫文之華文作者比較多，想想辦法。

××於新加坡

## 第二封信

× × :

專號定 219 期出版，現在想來實在太急，當時的想法是三月及四月合刊，出特大號，定四月初出，截稿時間在三月十五日，以當時的時間計算，有兩個月時間，現在想來，時間並不充份。

我們幾個人談了一談，考慮改在 220 期，即四月和五月合刊，四月十五日截稿，五月初出，這樣會多出一個月的時間來。雖然 219 期出的預告已刊出來了，也可以在這一期（218）再作說明。

周喚已發出了約稿信，包括疑雲、紀岳、嘉應、劉卓義、梅淑貞、梁園等，據編學報巫文版的一位顏小姐說，Takugi Lee 現在檳城，好像是在星檳日報做事。

瑞河帶着新婿太太從吉打來，我和他談起專號的事，他說拉笛夫在八打靈（他說了地址，原來是姚拓以前住過的一層樓），可以和他聯絡，拉迪夫正在編一本刊物，瑞河還爲他畫了一點圖畫，瑞河的意見是拉笛夫的刊物稿件可以同時譯在「專號」，不知你的想法怎樣？

× × 於吉隆坡



## 第二封回信

× × :

馬來文學專號收到什麼稿？我已跟羅炎聯絡好，他與報館一友人打算負責一個專題，以一個作家爲主，作家未定，待他們決定後，希望你抽一點時間，去看看他們，跟他們談談，我也請流川設法訪問星名詩人瑪蘇里（與東革齊名）。瑞河已抵星，我會請他跟 Takugi 聯絡，拉笛夫下週一來星，大概會有詩來，文叢若能編一部拉笛夫中巫文對照詩選，精選他之詩作 20 首，厚 50 面左右，也是好事。

Takugi 前應東革華蘭之請，巫譯星馬現代詩人作品八首（附生平），原擬發表在東革編的 Dewan Masyarak 上，後因五一三事件未刊出，後來又說這些詩「太現代」，恐怕馬來讀者「接受不來」，至今未刊出，我手上有一份底稿，巫譯現代詩這是創舉，若「馬來文學專號」稿件不夠，這些倒是現成之稿，唯一要考慮的是「蕉風」是華文雜誌，連巫文也登，是否有問題？

× × 於新加坡

## 第三封信

××：

據我估計，專號的稿件要二十萬字，已約的估計大概有十萬字左右，要靠外稿，我已在218期的風訊中說明這件事。

弄瑪蘇里一個專題，你跟流川談一談，請他弄，拉笛夫除了你譯的兩首詩外，看看有沒有其他的，也來一個專題，周喚本來打算和顏小姐去訪問他，如果他去了星洲，這件事請你那邊作如何？

據顏小姐說，在馬來文學的批評方面很有修養的Kelana C.M.現在Berita Harian 工作，住在八打靈，我們打算和他聯絡一下。

東革華蘭有沒有人弄？還有印尼的米哈嘉？

外稿方面，如果有人有系統地談介一個作家最好，如果沒有，也可以湊合特約稿合在一個專題裡。

Takwasi Lee弄的星馬現代詩巫譯，我看可刊在蕉風，加上原詩排更佳，這些資料請你趕快寄來。

這個專號弄得我太緊張，但無論如何，非出不可。

又：我們幾位已談好，專號改定在220期，是四月五月的合刊，五月初出版，在二一八期再作說明，這樣，時間會多一點點，但也够緊的了。

×× 於吉隆坡

### 第三封回信

××：

.....

明日我跟流川去見瑪蘇里，流川已弄好一篇訪問。後天我跟孤鳴去瑞河那裡看拉笛夫，要向他索稿，大後日我約見南大中文系畢業生耶亞華，談有關馬來文學專號事，他也應該寫信給 Takugi 與及他的另一位好友梅榮傑，向他們索稿。

××  
於新加坡

# 斷想

藝術家所處的地位是很苦惱的，或是被人輕鄙，或是成為可鄙；他必須在此兩者之間選擇其一。假如他的力量是屬於第一流的，若是施展出來，就得被人鄙視；若是不施展出來，就得成為可鄙的人物。

· 羅素 ·

## 1

向前的歷史，標誌着人類的進步，標誌着人們為開拓新生活而展開的新追求。

文明的社會，賦於人們許多優厚的條件，使人們滿足，使人們欣悅於

廿世紀的今天。

那是過去人們所無法想像，無法理解的。爲了生存，爲了高度的生活競爭，爲了使未來的人能有更新穎的生活方式，更豐富的生活內容。

漸漸地，「人」整個地改變了。

人們認爲無須，在過去被認爲是非常必要的部分。也許人們是忘了，因爲它的意義模糊不清。人們所要的是一種生活的真實？

2

人們所憧憬的烏托邦，已從原有的空靈境界，轉移到新物質的探求了。

3

儘管現在還有人在大聲疾呼：神聖！崇高！偉大！但這無非是新名流人物的一種新裝飾，在以獲取作爲一上流領導者的响亮口號。之外，又有什麼真實的意義呢？

4

現在，我們倍增許多困難。宇宙廣大的日益發現，將令人同時感到生存意味的日益渺小，價值的衡量也失却了往常的尺度。我們勢必面臨着比任何以往都更艱辛、更痛苦的社會。因了陌生，因了障礙，我們也將不可避免地要喪失許多曾是我們忠實的同情者和崇拜者。

5

你能不能認識？能不能熱愛？你能不能同情？那生活在現代龐大機械

齒輪下的衆生？

你怨什麼？你詛咒什麼？你攻擊什麼？你又讚許些什麼？  
你浪漫？你瘋狂？因爲你是天才？

6

在意圖把一顆即將散落於無際的時間長流的歷史微塵，挽自難免於死亡邊緣上而歸於失敗之後，已彷彿，但却清晰地覺察到遙遠的一點微光，將延續那即將息滅的過去的長明而發爲熊熊的大火，不禁要感到些微的隱痛。

7

藝術本無所謂法度，法的確立是在藝術作品完成之後。這之前，一切都須藝術工作者自己去尋求，自己去發掘。法而不足爲法，由無法而至於法的出現，在藝術工作者的整個生命歷程中，須戰勝許多個人的心理、傳統，和社會意識的諸種障礙，而這就有須靠着存在於作家內心深處的衝創力量，才能予以克服。

8

於此，有人說：此時正地，我們沒有什麼傳統，沒有什麼歷史可資借鑑，我們就惟有自己去創造出我們自己的文化。

這說法，無論如何，在衝創的勇氣上，首先就值得我們肯首，值得我們加以讚揚，予以鼓舞，在實際上也確惟如此，有一天，我們才可能見到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出現。

但是，我們不能把曾經是我們的歷史完全丟棄（我們沒有這能力，也

無此必要)，假如你會生活於其中，並逐漸孕育、成長，而成了我們，成了我之所以爲我。

問題是：我們將怎樣處理，如何去安排？

9

許多時候，他常都不是自願。但爲了忠實，爲了表現，爲了喚醒，於是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境底下，不自覺地做了這一樁沒出息的行爲。在靈與肉，精神與物質，他發現了一種比之其他一切都來得更具引誘的衝動，像火山一樣，當隱藏在他內心的許多火焰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通過了種種的方法，（也許要經過多次的嘗試，多次的失敗之後），使它自然的噴發，或把它輸導了出來，以期達致內心的平和與安靜。

10

凡自甘心藝術創作爲其整個生命的表現者，大抵皆爲內裡的燃燒或靈魂的衝動。藝術缺乏這把持力量，將無意義可言。

11

創作源於對事物的觀察，冷靜的思考，甚而是慘痛的回憶。它牽涉到個人的生活，所接受的文化背景。一切藝術品都可以說是所有這些的一種結晶。

12

承認了藝術創作作家心底裡的生命表現，那麼，一切只以技巧或形式爲其追求的目標，將是可笑的。

13

藝術成了商標，將不再是藝術了。

14

不同的藝術形式和風格，都只是個別作家的性向、修養，以及各種環境所鑄造出來的特殊樣式。

15

藝術創作須靠靈感。但靈感只是個人的天資、學力、環境等因素於某種特殊的精神狀態底下爆发的湧現。



雨琴

# 給我們

這是天罰？抑是天意？設若自我有人體的菴羅樹園，我想，這該是回歸的時候了，那些傷痕需要狠狠、狠狠地去舔，是嗎？

那夜，我們竟滴碎了恁多統一的淚；而你負傷纍纍呵，蹣跚復蹣跚，散髮在諸多的風切裏……

我們都不是頂着圓光的合十者，我們走不上黃道帶上的十二星座；那邊可以找着昇華的匡慰，那邊見不到鬼火點燃憤怒的瞳仁。在歷史之外，祥雲飄飄，縱失去準星的理想溢瀝着痛苦，我們大可垂睫一周夜，靜靜嚼下大悲咒，我們的藥草的呀……

我不震悚於你的嘆息，像不驚異於自己的獨身主義一樣。那條引向永恆原就是召惹嘲諷的，不能不走？醒悟的刹那，不必瞪着愕然的血絲眼球喊：「怎麼？」

我的尊嚴竟是一塊人行道上的磚！」也不必抖尖悚然的咀唇叫：「呵，我們原是錯誤地活着哪！」

你會說，這人行道上的磚片有一塊是你的尊嚴，而你該感知，尚有億萬塊的其他呀！在這歷史之內，雨琴亦何嘗不是，豈只是你？

Let us encircle each other with a wreath ………

而我始終信仰着一個信仰呵，星座離我猶遠，我知道，所以我默默，默默在諸多的風切裡。那夜與你漫步海濱，我心中志志着一句話：一些理智和堅強，是足以填塞愚蠢的淚洪的。

數不盡的沉痛狼烟不散，唯十八歲的意志早在海聲凄吼的控訴裡定型，所以，我說我欲向詩人許下給繆斯的守山誓。風切裡，且繼續我們的腿的律動吧，我們燃燒飄浮的夜好了，自黑暗燃出曙光來。

小 黑

# 月 亮

舊風 218 期 1971 62

輾側；

向左，

向右，

平臥。

他醒了。

睜眼。睜開眼。睜開眼睜睜。

月亮蒼白。蒼白的月亮。被誰撕破了半邊，猶自浮懸夜空。斜斜抵咀冷冷的笑。

這個月亮，冷冷的看他呱呱哭着出世。

這個月亮，冷冷的隨他三十年。看他踏有時售空有時半滿的冰琪琳箱，十多哩外回家。車把吊七吊

八的舊罐和老鐵珍，搖得叮叮鏗鏘，叮叮鏗。

這個月亮，戰火爆發時，冷冷引他揹着孩子，涉過齊腰河水進黑森林避能殺人的子彈。

這個月亮，冷冷的笑。現在。

他的左手拍右手，右手拍左手。左手右手又拍瘦瘦的大腿。

月亮在那里？

月亮在那廂。

他照進了我的房，

他照上我破碎的床，

還有我破碎破碎的心上。

月亮。月亮。

上一下，激烈的跳動。一隻小青蛙。兒子走出來。左手搭門樑，右手叉着腰。只是不說一句話的看着他。咀唇咬得只成一條綫。喉核一

走了，兒子。他突然好想看兒子那顆大得怕人的喉核。

天天這樣，我的心亂死了！兒子在屋裡叫。

他搔頭髮。張開咀吧。

圍着的孩子們都大聲笑。

他偏促在鷄寮一角。手抱膝，喃喃地自說自話。

孩子們圍着，看他。

他的手低垂，頭似宰了的鷄頸，軟弱無力。髮是一堆髒鷄草。

沒有氣力地拖着出家門口。

孩子們跟着他。

他斜躺在躺椅裡，斷斷續續的呻吟。

19

阿炳，你給我兩塊錢買烏狗吧，阿炳。  
他的十四歲的兒子咬着唇，不說一聲。半倚桌角，楞楞看着爸爸。

早上六點。他低垂兩手，從小路回來。

他破洞的背心，前後都有泥巴。

他的臉頰，泥巴乾了，黏着鬢腳。

酒氣從他的口腔呵出，半凝在空間。

每一個大人小孩都知道他酗酒。小孩喜歡她；大人不喜歡。

薄薄的掌曲成瘦瘦的拳打在桌子上。×雜種子阿財真有出息。一個月給我一百元飲酒嚼黑米。都不管。

（胖胖紅紅的阿財）

（瘦瘦黑黑的們子）

他的右手和左手搓着桌上的大啤酒樽。酒樽已空，便前後左右搖搖蕩蕩起來。然後滾着滾着就碎在地上。

芋頭臉上的皺紋都擠在一堆。你的阿立，怎麼樣？

他的手只顧剝炒花生。然後一粒一粒丟進喉腔裡。

玻璃杯內還有一兩個沒有破裂的泡泡。頭一仰，吞下了。

茲領到古阿立先生地租四十元正（DFC）。

經手人刁阿財

十二月卅一日

31. 12. 70

閣下尚未繳清之門牌柄及廁所柄，經釐列如下。如閣下於七日內未能從速付出，本市議會將引用本國房屋地產法律第一二三條法令，將閣下之房產當市拍賣。

門牌柄（七月至十二月）\$60 / 一

廁所柄（七月至十二月）\$12 / 一

地方議會主席

依士邁·敏·卡新

哥哥：

我左借右借，借到半死才算把大部的書借了。現在就剩下幾本科學的書沒有借到。它們却是這樣貴。我想買又不敢。但是學校幾天內又要上課了。你幫我想辦法，好不好？

- |                                |         |
|--------------------------------|---------|
| 1) Ordinary Level Physics      | \$8. 60 |
| 2) Introduction to Biology     | \$7. 20 |
| 3) A New Certificate Chemistry | \$7. 20 |

還有，爸爸不知道是不是還醜得那樣厲害？

妹妹上

一月五日

站起來，淡淡的月光把他的影子抽長了，寫在凹凸不平的柴堆上。  
他走進膠林。月亮還是欲笑還休。月光點點滴滴的篩下來，在他袒露的肩上、身上。

風穿過，撩起樹葉的嘲笑。笑寒了他的心和身。  
世界這樣冷。

他咬着牙齒，兩手插進破褲袋內。走着，走。

月亮冷冷的笑，現在。

呼。  
他的老婆第二天早上出來，發覺晚上由窗口丟出去給他的被單蓋在一根木頭上很委曲的向她打招呼。

流水急急捲成漩渦的河。爛爛的泥巴地。密密莽莽的野樹林。破破陋陋的小廟宇。他的兒子緩慢又  
急促，急促又緩慢的尋覓。

●  
阿冷伯已經去跳河。

●  
阿冷伯已經在林裡上吊。

●  
阿冷伯已經凍死在廟堂。

●  
阿冷伯……

●  
他，失蹤了。

●  
晚上，月亮還是一樣地昇起來，

# 除夕

——寄C·F·

(C·F·說：新年，你是否像孩提時候那樣高興呢？)  
今天三十。

傍晚爸爸給我們紅包的時候笑着說：今年的紅包最大個。錢重，袋子也大個。

但我聽不出爸爸有一絲笑意在他的笑聲裡。

爸爸後來在屋前一個人坐着。我便趕十歲的小妹妹去吵他。

一會兒，有一個人騎摩多車來。原來是這幾天天天來討錢的。

我說爸爸不在家。爸爸出去討錢了。

他站了一會才走開。爸爸過來，我告訴他；他啊啊啊，連啊幾聲不說別的話。他是聽到的。我摸摸紅包，裡面是會响的角子。我沒有勇氣去開它，我這樣大了。



我走去屋前又到屋後。每次都走過爸爸的面前。我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走。爸爸一直沒說話。他和婆婆相對看。二妹坐在他身旁。

妹妹說：今年過年像過關。紅包只有塊一錢。

後來又有兩個人找爸爸。我見過他們到我們空空蕩蕩的小店，向爸爸討過債的，便說爸爸已經去看戲。

他們走了，婆婆說不如把這屋子賣了吧。錢一半還了人家。也有一半給阿杰唸書。

爸爸穿着柳條底褲坐在門檻上抽朱律。臉黑黑老老的，不說話。

夜很快就壓下來了。爸爸還是那樣坐着。

籬外，燈光處，幾個孩子穿了新衣新褲，追逐又追逐。跌倒了，爬起來。跌倒了，不可哭。新年了，哭，人家要笑的。

哭，人家要笑的。

我後來舖了一張草席在屋前凹凸的沙地上平臥下來看天空。那一抹黑黑的天，有太多幸運老人走過遺漏下來的金子，閃爍又閃爍。有很多地上竄起的東西，開了好幾朵七彩的金花，馬上不見了。我看了又看，就是不知道那些是無知幸福的小孩燃放的，那些又是幸福無知的大人所發射。我見到的都是金黃的黃金。

我差不多要睡了，HarfPar 却在我的身邊撲朔又撲朔。還來舐我的臉頰。我才想起沒有給牠倆吃一頓豐富的年晚飯。牠們沒有新年。牠們沒有新年。

我想着想着後來就不再滿天的黃金了。因爲它們已經變回烟花和星星。烟花和星星。還有人在幾千哩外享受這奢侈的沒有戰火的四天春假。

## 平貴別窰

舞台上的劇情進入高潮，台下鬧哄哄一片，堆滿擠擁的人羣，翹起首，眼望着台上的動態，一個個隨劇情的曲折喜怒，收緊放馳顛項間的肌肉。神態的專注，像注意一件什麼重大的事故；台的角端，斜坐着一排鼓樂手，最後一個是掌鑼鉞的老人，他身態疲憊，不時兩手搓摸鑼鉞上的綢帶，那綢帶猩紅的垂着，擺幌着的時候，像是一點點星火，在黝暗空間中閃動；他這人不時打盹，台上下的鬧囂喧嘩，根本上未擾困他的安靜，頭低低地垂着，呈歪傾狀，劇情緊張時，台上一記吆喝，他驟然驚醒，一下大鑼鉞，左右橫揮，及時湧起，場面上的氣氛因之緊張，抖擻了昔時的悶滯；他隨即閉目養神去了，不以鼓樂唱做爲忤。到此，劇情的激盪方見張力。弦樂顫動的氣勢，像虹光一般，張滿在彩景和燈照間。右邊廂幕，晃然閃爍，珠玉串飾的繡紋在燈光下飄動；一陣淒涼高亢的呼嘯，隨鑼鼓節奏，兀地衝出父女王相國和寶釧，宏威和纖弱，矯情和溫順，二人顯成對照。王相國身披湛綠錦袍，腰圍綴以龍鳳，上飾富貴字辨，繞行舞台，執着寶釧的手，衝向台心，顫顫的，氣急地拂撥長鬚，圓眼怒突，倒豎的橫眉，張成勾狀；兩邊頰肉，在鼻紋上搖動，扭成可怕的臉色，——

「妳來！」

吐出了憤激悲慟的一句，旋轉身，眼光透露怒火。隨在眼前的寶釧，左擺右側，愧舞着身姿，起聳腦後

的髮髻，環以珠冠，珍珠成串的垂在額際，一飄一蕩，構映成點點光華；她決然地頓一頓腰身，穩步移行，搖曳着紅色繡服，堅毅剛強地橫立父前，逼着相國往後退縮。燈火此際轉入暗淡，隨之又轉入橙黃，少頃，王寶釧悲切無着，浮顯在眼梢的愁意，逐漸加濃。相國府內，紅柱雕龍，層階如雲，瞬時落入橙黃黃的氣象中；她整個身軀，在說話間沉在悲凄怨慟裡，幾乎淹沒於其中。忽然，又再呖喝，舞台前後，嘩然響起鑼鼓，大鑼鉞的猛勢撥動紅綢帶，掩映中益見其生動。台前座位，密密麻麻地攏聚好多人，人氣和煙氣，相而混雜，繼之又瀰於周際。一陣快雨，早之前灑在棚頂上，滴墜在神龕的香爐中，兩邊瑞獅，沿着溝紋，滴着雨線像是兩個在調侃的異獸。煙霧自空間升起，環繞於燈柱和布幕之間，潛入戲台的每一角隅，他是時正坐在幕側，定睛看着戲台上的三擊掌；放手在下頰，支撐住一已的疲態。尖瘦的下巴，早已布滿橫間相錯的老紋，眉目向外開展的，是歲月留下的軌迹，齒門早已剝落了，三兩顆還在遺留殘喘的生命，一身消削，僅可支持他的殘年。必是一種尚存的希望，人也許是靠這個活下去的，他這樣想的時候，——

「你來！」

王寶釧，她紮穩身姿，輕弄手勢，水袖在中央揮揚，團團映在那白色光采中。她的那雙眼，緊擒住淚花，反襯在燈光下，無由宣洩的悲情，洶湧似地在那裡漾動。吐出此語，情感良苦，碎步向前，紅色燁燁的繡服，緊緊地逼着綠沉沉的相國，燈火射自橫樑支架上，映出昏綠夾紫的色調，烘起一股暗淡氣氛，逐漸擴大，籠罩住整個戲台。相國公死灰色的臉，老痕誇張，鬚鬚一下子挑撥，橫垂地披在肩膊，兩掌如擋地伸推出來，穩住步履，碰在寶釧掌上，來回推搪，急旋分開。鼓樂刻間暴烈起來，耳膜都幾之震聾的滾動戲台，燈暈又急急收在她身邊，她姿式激武，段落分明，來去轉動大彎，掌心靠在他掌，——

「來，來，來！」

高聲迸出三字，氣勢轉入悲切。寶釧跪拜台中，哭着臉，向相國跪叩。頹然垂立的相國，黯傷地站立一旁，他的威儀和尊嚴，一下子為破爛。台簷的彩燈，紅色的榮華，銀色的恩寵，霎時化入弦樂的低潮。劇情從此鬆懈下來。薛平貴整裝落搭，站近他的身邊，黯然相視。舞台生活他幾十年，此際力竭的時候，舞藝嫡傳，兒子又演他的成名戲「平貴別窰」，那况味，在看三擊掌中，才自酸澀中驚醒。他透過燈色，自側幕和台光中，擇一有明火處，細加瞻視他兒子；那戲容，丹鳳眼，眉幹構成利戟，朝天揮插。明目流盼，氣宇自是不凡；那薄且寬的脣線，彷彿當年的自己。他不期眷念起從前，眼界內盡是昔

日的華采和聲勢。他搭一手在兒子平貴肩上，浮現着淚光，笑容流露，嘴角一扯一搖，說不出什麼地，暗示前程和遠景，全賴在兒子肩上。兒子注視着父親，側面看，他已老態龍鍾了；正面看，他的慈諷，溢發出他人格的光輝。自己的前程和遠景，有賴於一戲的成名。他回執着老父的雙手，軟柔柔地，相互交流着無盡的愛意。他老人的一顆心，赫然生猛的跳在他的眼簾，他的記掛和關懷，這時盤縈在平貴的腦際；大鉞緊張地轟起，急燥的鑼鼓，在舞台側猛烈敲打。前台下，暗湧的聲潮，勢急地擴散開來。有人忖測新平貴的儀容和做藝。台上台下一陣騷動。台側靠邊，鮮紅幔帳的正中，顯目地鑲錫金字，上有某伶工新登台的賀語。——新平貴一閃身，耀目地擺在台前，而唵白，而執着寶劍手腕，來回折轉，盡是一片光花散在台央。被以蟒袍，他，華光閃動，戴以金冠，背插令旗，排成一列，隨起舞而漾蕩。一雙細長的雉翎，宛如兩條靈活的金蛇，生動地跳躍；王寶劍，淒苦地餞別個郎，兩隻慧眼，暗暗地凝結淚珠，台前煙風瀾漫，散布於四間，行前的悲情，溢滿台前，忽然間，見報子持令作勢目，閃在階前，

報子：「大令下。」

平貴：「何令？」

報子：「元帥有令，薛平貴速速回營，頭通鼓不到，重棍四十。」

平貴：「得令。」

寶劍：「夫呀，頭次令來，所講何事？」

平貴：「頭次令來，若然不到，重棍四十。」

寶劍：「重棍四十嘛。……」

平貴返身撫慰。寶劍愴然地站在那邊。一襲藍湛湛的素服，黑髮飾以銀釵，釵花微顫，悽惻之情不可抑。他靠在幕側，扶着窗框，圖案形的投射，影着照明燈，密集地在他臉龐上刻劃。他想的是，三十年前，自己紅氍上的輝煌色相，那時候，榮譽和利祿，像潮水不可拒地湧來，歲月流逝，人同是個人，今天他何竟到此落寞？他切齒的抓捏，窗框的緣角，嗶嗶地作響，必是木料腐蝕，不經握捏，而呈敗壞了。他一愕，鎮住神經，心下一涼，悲情昇起。平貴在台前，惜別妻室，手震分分，提着寶劍，急速在台央旋轉，馬鞭揮動，飛揚在佈景中間。鑼鉞在盹睡中醒來，整了整神情，揮大手，張着臂翼，威風地拍敲樂器，一陣子嘯天的伴樂，凌空飛舞，平貴和寶劍的痛傷，瞬又被報子絞動，——

報子：「大令下。」

平貴：「何令？」

報子：「元帥有令，薛平貴速速回營，二通鼓不到，重棍八十。」

平貴：「得令。」

寶釧：「夫呀，二次令來，所講何事？」

平貴：「二次令來，若然不到，重棍八十。」

寶釧：「重棍八十嘛。……」

他靠在一隅，兒子的平貴，是他熟稔的角色，想當年，他的技藝不知風糜了幾許人。他瘦扁的身軀，現在好像浮遊在那裡，一下子定了神，眼前的景物，似回返當年，又似現在；他執着寶釧手，來去在舞台中，轉來轉去，後又停竚下馬，細說離情。他再想下去，已經不復記得什麼了，台側張貼「歌聲響亮」，那些字已化成線條，在他腦海裡迴旋又轉。只記得，西風嘯起，胡騎笳聲，人整個在西域裡冷凍，玷染了幾許血淚和風沙。猶記他兒子，溫溫地搓着他的手，出台前，回身對他看看，那種眼神，包含了幾多的孝心和禮敬，那一刻，突然凝住了，在他眼中，兒子的平貴，向他抬手，向他微笑，向他執禮，

報子：「大令下。」

平貴：「何令？」

報子：「元帥有令，薛平貴速速回營，三通鼓不到，人頭下地。」

平貴：「得令。」

寶釧：「夫呀，三次令來，所講何事？」

平貴：「三次令來，若然不到，你夫人頭下地。」

寶釧：「人頭下地嘛。……」

他感覺好疲倦。兒子的平貴，他說不住的欣慰，他滿意極了。朦朦之間，像靠在軟軟綿絮上面，不着地，腳踏不着實；發起勁，提高腿腔，只感覺不由自主了，漂浮虛渺地，沉淪入一個離奇古怪的世紀裡，像戲台，又像人間。那裡，平貴伸手向他呼叫，一邊是他兒子，一個年輕俊秀的平貴；一邊是白髮老顏的自己，戎馬生涯數十年的平貴，中間是他，現在的，瘦骨嶙峋的，枯坐在曠野，蒼穹下了無聲息的伴

着自己的是一堆營火，火光態態，正面看，他青白的臉，任是火色怎樣旺，也照不出他一絲血色；背面看，他化成一具骷髏，白骨累累的幻成鬼影；俯瞰看，他只剩得一縷白髮，人像已消除，剩下一具衣架。他無憾的低下頭，視界和聽覺都模糊了，那鑼鈸的，任是如何力敲，也不能使他震顛半刻了，他現在感到的，唯一知覺的，是兒子汗滲滲的手，握着他的臂膀，搖着他的肩膀，他哭，他在心裡哭，但是他哭不出聲來，他要講，也講不出來，他清楚地知道，現在，寶釧現在台中央，喜洋洋地迎迓平貴回窰，十八年夫妻情，任是怎樣斬，也斬不斷的；十八年的戎馬生涯，人境都變了，就是情不變，情不變。他聽到鼓樂喧鬧，已透出台下的沸議了，寶釧也很急，她站在台心，回降到後台，平貴夫郎如何事故了？他不能醒來，督促兒子出場，我去了，是定數了，在戲台上，你繼續下去吧，像我當年一樣，自始至終在戲台上渡過一生，他含糊的再想起什麼，已想不起了，他好疲倦，要睡，好好地睡，睡他一兩百年何樂之哉。他感到兒子的手鬆了，聽步態，他衝出台央見寶釧了，雖然他歡欣喜舞的吉祥話，是隱含着悲痛的心情說的，但是，他繼續演，就證明他是個好孩子，有個好孩子，他還有什麼不滿足的？他意識逐漸遠去，眼前變黑，越黑越濃，他不知道這是那裡，因為他全然失去知覺了。

# BLACK POINT

邁克

整個事件的過程只是一剎那，也是模糊而曖昧的。我甚至沒有親眼看見那浮在溝裏的女屍。但它卻使我驚震不已，像一團發着腥味的黑雲，塞在我身體之中而久久不散去。這使得我的神經似敏感又遲滯。以後所浮現在眼前的，也不知是實景還是幻覺。

許多人圍在溝的兩旁觀望，一人說，那裏浮了一具女屍，而巴士就走過了。我懷疑如果那人不說那句話，或是說了而不會被我所聽，那麼我是不是能免去這段對我來說甚為不公平的精神上的磨折。但另一方面卻深信，要發生的總要發生，逃避實在不是辦法。我就是這樣矛盾的人。有時矛盾使我愉快，有時並不。我想我還是不提它好。

腦裏直覺的現出那屍的形態，鉛印着，好像怕我會忘掉。其實我忘也忘不掉。她的頭髮皆散在污濁而帶大量垃圾的溝水裏，已變了死色的臉上貼着一兩片殘落的葉子，早就失去了本來的面貌。雙手雙腳都給泡得肥腫了起來，圓渾渾的，像蓮藕，但又沒有蓮藕所予人的泥味及純厚之感。然而，最使人惡心與注目的卻不是這些，而是那個本來就圓漲一經水浸更是圓大得要破裂的肚子。遠處望去，所能看見的只有那肚。近看時，發覺衣服因為濕透了的關係，所以將肚子貼得緊緊的，連肚臍的形狀也呈現了出來。沒人敢走近她，想是怕肚子會突然裂開流出個尚未成形卻會顫抖的嬰孩罷？雖然那肚始終沒有裂，但

這景象卻無數次的出現於我的夢中，使我披一身冷汗倏然醒來。醒來發覺自己坐在床上，一室昏暗，婆那空洞卻又殘酷得教人猜不透的眼光彷彿又在我身上轉着。這段日子我幾經艱苦才挨過去，絕不能讓它復活過來。

我於是制止自己想這件事，轉而集中精神觀望車窗外街上的景色，然而那頭一個孕婦出現了，接着第二個，第三個。很快的街上行人盡是大着肚子的男人與女人，或嬌笑着或表情木然，均負擔着一肚不應負擔的鬱氣。有一個，好像是男的罷，竟然滑倒在地上，頭向下栽去，再翻身時，肚子已被壓得扁了一部份進去，血水汩汩自下體流出。我甚至確實自己嗅到血的腥臭味道。

這使我很快的聯想起黑街的情景。我會不止一次的在黑街獨自遊蕩，每次去後，情緒總很低落，但總禁不住再去，好像想探索些什麼。那街的時間走得特別慢，甚至你會發覺時間竟然凝結在那種嚴肅而淫猥的空間之中。男人緩慢移動着，一個門口又一個門口。而始終那麼靜，像一具麻麻木木的木乃伊。由門口望進去，女人或站或坐，眼角反映着桃紅妖媚的燈光，更顯得蒼老。當你的眼光與她們的眼光接觸時，那感覺是奇異的。你的眼光像在說：哈，那麼你是妓女了。而她所回報的，則是：我知道你心裏在說：哈，那麼你是妓女了。那樣的無奈。

看見她們，我每每憶起我母親。很小的時候，母親一有機會便痴笑着向我招手，把我摟入懷中，出奇溫柔的呢喃着一些別人沒法聽懂的字眼，用力將我頭部充塞於她的懷中。我便莫名感到懼怕，並參和了少許很是複雜的快感。婆突然出現，把我由母親懷中拉開，一面說些使我驚怕但又安慰的話。這時我對她的情感是多面化的。一方面感激她為我解除被母親摟着時所忍受不了的不舒服感覺，另一方面又責備她破壞我們母子間難得的擁抱。我必須說明我與母親依偎的時刻並不多，但她卻佔據了我大部份腦海的容量。與其說婆紛擾我每一夜的睡眠致使我作着數不完的黑夢，毋寧說婆是一直藏在我頭腦後的長着醜惡面孔的魔鬼更為正確。至少我時常都這樣認為。

第一次走在夜裏的黑街，是一次減不掉的印象。至今，我仍可鮮明的感覺到那種意外與心神不定的感受。感到意外，是因爲在這地方竟使我憶起母親。這使我不快了好幾天，作什麼都沒有心情。當我心回復平靜後，我又到黑街去，企圖追憶小時候與母親一起的情景。可能是習慣了的關係，我再也不受到波動。每次都記起母親蒼白的臉，眼神憔悴，任髮跌下覆着大半邊臉，也動也不動的呼吸着，口角一條口水構成的路慢慢出現，無聲無息的往下流，像游着一條透明的蛇。我總是站得遠遠，不敢靠近，怕



被她一手捉住。她黃少笑，但一笑眉間便盈了很媚人的色彩，整個人頓時嫵媚不少。她的笑是無聲的，很乾澀，一點也不像笑。一次吃飯吃到一半，猛一抬頭，發覺原來母親在那頭向我笑着，也不知已經笑了多久。我木然的托着飯碗，目不轉睛的望着她，心裏燒着一把火。婆覺察以後，大力的掌攔了我二下，順手拿起一個飯碗，朝母親扔過去。母親也不避，拍一聲碗破了，洒了一地的飯。她並沒有受傷，但我覺得有一股血流自她笑着的眉間緩緩流下。那年我才七八歲光景，是我感覺中與母親最接近的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覺察人性這東西的存在。那次以後，婆會在我夢魘中扮演了一段不短時期的魔鬼，伸着枯樹枝似的手，一把一把朝我臉上抓。

我似乎哭了起來，但我並沒有。我看看窗外，世界正常而平靜，再也不是滿街的大肚子男人女人。吁了口氣，我好像制止了思潮的澎湃。但實際上我不是的。我記起黑街那個頂着大肚子接客的女人。當時遇見她我突然摔了一交，往後任何時候想起這女人，都有摔一交的感覺。她使我一直不願想和不敢想的圖書變成事實，殘酷而真實的在我眼前大特寫，狠狠的要我接受，要我相信。奇怪的是，我竟沒想殺掉她。她倚身站在門旁，面部浮現着孕婦特有的光澤，背後是一室的桃紅，使她神色更爲蒼老。肚子碍眼的突起，還不算很大，卻已教人爲她感到說不出的心酸。母親透過濕了的衣服而現出肚臍的景象油然曳了上來，我痛苦得差一點失却理性，想上前將自己的頭藏在她的懷中之間。但我沒有。

巴士到了終站。我徐徐隨着衆人下車。立刻，我發覺太陽是多麼的晦暗與乾燥，厭厭的洒在街道上，使人洩氣。

我迅速走入騎樓底下，避開了陽光的侵擾。我向前走着，竟忘了越過馬路。當我發覺時，我已看到那些棺材了。它們被擺放在騎樓底，行人道的地方。有一個穿了背心的男人正刨着，一下一下，教人心寒。我一眼看見，他的左耳缺了一小块，像被誰一口咬掉了似的。故此，他顯得更活該生活在這堆棺木之中。背後的一排，三副三副疊了起來，好像一不小心碰撞一下，就會跌下來，將你蓋住。它們的色澤可怕得使我不敢逼視，我匆匆走過，竟像拂起了一陣陰濕之風。我覺得不祥。

及至看見那道破舊的木樓梯，我就崩潰了。婆那張沒有光采的臉彷彿在樓梯最頂的地方向我俯視。我不顧一切，無助而孤獨的坐在樓梯上，像一頭斷了尾的獸那樣嚎哭起來。

# 法之外

夜色已經深濃，濃得令人腦昏目盲。

平靜街裏的一切聲浪、燈火都已入睡。偶然間，仍會聽到幾聲因抵不住寒冷的公雞的喔啼。這條街，距離城市約莫七八哩。外觀道道地地屬於鄉村型；骯髒的地面，污濁的溝渠，沒有藍圖的房屋，它樣樣齊全。空氣又不新鮮，總膨脹着太多霉朽味。然而，住在這裏的村民却說，平靜街很好，很平靜，從來沒有發生什麼犯法的案件。

平靜街是一條死巷。牛仔就住在末端的一間木板屋。當初，他是以單身漢的身份來應租的，誰知道，住未滿一個月，人數却一直在增加中，每天，最少也有三二個人留着過夜。當然，屋主會不滿地質問過，在沒有辦法的辦法下，只好一個月多收幾塊錢敷衍了事。

今晚，牛仔的房間是多出兩位「先生」。他們都躺在地板上，眼睛張得很大很圓，樣子好像要吃人似的。片刻，其中一個叫瘦的開口問時間。

「早啦！還有一小時。」牛仔煩厭的應道。說着，便爬起身燃了一根香煙。然後，有氣沒力的坐下來，用手搔着褲浪，裡面癢得好像有蜈蚣在爬行。

「幹恁老母，這樣慢。」另一位叫瘋狗的也爬起身，燃了一支香煙，咀裏却不斷的在埋怨時間。

「恁父實在倦，很想好好的睡一覺。」瘦的仍躺在那兒，真像個受委屈的孩子，咀巴老在動着：「若不是爲了好兄弟在監牢裏等着要香煙要武俠小說，我早已放棄這門貨色。」

「今天呀，如果那個老的還不出來，恁父非找上門去讓他嘗一嘗我的味道不可。」瘋狗走到窗前，使勁的吐一口濃濃的痰。黑黝黝的世界，天好像要下雨似的，很涼呵！瘋狗心裏暗暗的想着。

「偷雞也要蝕一把米。我們只等兩天，算得了什麼？哭父哭母有屁用！」牛仔不斷地在褲浪上搓捏。他發現有硬塊，梅毒的病徵，難怪這幾天一拉屎就感到辛苦、疼痛。

他們已經等了兩天。目標是向一個賣豬肉的亞伯下手。雖然亞伯穿著簡陋，每天凌晨三時半，必携帶一大把紅紅綠綠的鈔票到總部買豬肉。不知如何，這兩天竟不見他的影子，好像知道有人要向他「開刀」似的。不過，牛仔他們都懷疑他生病；又好像不可能，世上那有這樣巧合的事？

「我看呵，今天再不出現，我們換另一個好了，免得再浪費時間和精神。」瘦的很不服氣。

「對啦！大家去的時候，照舊佩帶傢伙頭。」牛仔乃一家之主，每次行動都由他策劃。當然，有時候他的意見難免會被手下抗議，就說現在吧，瘋狗一聽他如此說，便很生氣的問：

「我們三個還不夠？」

「前天我已講過了，不要輕視他老，到底人家是賣豬肉的，身邊一定有江魚仔之類。何況我的意思是要殺人滅口，不留下任何口供。」

瘦的不以爲然：「如果能順利的見到那個老亞伯的面，帶去當然是好。萬一又像過去兩天一樣空手而返，半途不幸又遇到暗牌啦，你說，該怎麼辦？」

「你們空手好啦，我帶我的白魚，總可以了吧！」牛仔懶得去爭論，繼續用力搔着褲浪，雖然他很清楚自己該去看個醫生。

他們又沉靜了下來，空氣開始凝結，凝結……有點窒息感。求生是本能的。這些年來，他們得不到任何同情與援助，大家只好精誠的相依爲命，只好和法律道德展開一場抗爭。他們激烈的喘氣聲，隨時可見。

就說牛仔吧！一如番薯（前新加坡十大盜之一，終在警方的圍巢下，飲彈自殺），一條不具任何內容的生命，匍匐於生之時空，試想，怎不叫他從撿拾鐵罐、偷拉腳車到白天搶金店去延攔可憐的生命？牛仔很窮，窮得像一根牙籤，只能在齒與齒間探討殘餘。什麼學問科技歌聲英俊職業祖業女人汽車洋樓

他全沒有。父親一度是黑社會的打手，進出監獄如同上廁所，做事全憑靠那投衝勁，除了博取「頭牛」這個雅號外，結果弄得妻離子散。牛仔的名字即從父親那兒分享過來的。至於他母親的光榮史，不提也罷！總之，與他父親是門當戶對、佳偶天成就是了。

牛仔會經上過幾年學校讀書。他在半途輟學，沒有人會感到意外或驚奇。時至今日，我們還沒有希望看到牛仔寫出漂亮的、完整的「溫情」這兩個字；即使是「人」字，在他的手下扭曲成英文字母「L」也很平常了。

他也有過正當的職業——送貨兼打雜。那段所謂「光明」的日子，有時候回想起來，恐怕淚珠兒會奪眶而出，甚至激動得想要回去放一把火將整間店頭燒光。牛仔，他的臉譜，注定了在老板同事大人先生小姐們毒臭的口腔下，變成一隻又瘦又生病的颯鼠。

宇宙之怪，一言難盡，千凹萬凸，永無填平的希望。他沒有什麼話好說了。這時，小小年紀的牛仔，確確實實的明白人生原來有着如許的欠缺。背負起包裹，他挺而走父親曾經走過的行程，一條又艱辛又失散的路：從「紅花亭」出道開始，到躍升為「虎將」，以及目前「草鞋」之職，其間所幹下的罪行，在檔案中，皆歷歷可數，皆錯綜的蘊含着無限求生意志。

「說真的！天天東奔西跑，吃又吃不飽，睡又睡不暖。只要能中他一張福利彩票，我們兄弟幾人也該回去『紅花亭』洗手了。」瘦的聲音，清晰的劃破死寂的空間。不僅僅是瘦的，他們常常都在盼望，盼望着終止流浪，盼望着「我的志願」寫在律法上，而不是寫給三年級華文老師的那種。

「有時候想起那群痞痞士，覺得他們很傻，有書讀，有錢花都不要，偏偏要像我們這樣的四處流浪，睡什麼五脚基啦，弄得污首污臉的，而我們……」牛仔嘆氣地說。

「何必中什麼彩票馬票？政府組屋的殘簡仍舊由我們包辦清理的話，現在大家不就能好好的過日子？」瘋狗狠狠地把煙蒂拋出窗外，說：「幹恁老母，講來講去都是給九龍會陷害。」

實在的，沿戶清理殘簡的那段日子，他們的確過得寫意如仙。並且，大伙兒私底下還打算買幾千隻雛鳥來飼養，誰知道藍圖正在設計，一幕充滿血腥的格鬥由此掀開：話說有一支誕生不久的旗幟——九龍會，爲了加強勢力範圍和改善經濟能力，竟然蠻悍的向他們挑戰。由於無限期的戒嚴、開片、死傷人數一直不斷的在增加，警方不得不將事件仔細研究。結果，殘簡歸政府所有，招人投票解決。

「人鳥呀！過去的事情老提它幹什麼？何況大家都沒有得手。」瘦的最討厭提起這件事。他的一條

命，還是給警方救出來的。

「講鳥話。弟呀！我們的飯碗和幾條人命就這樣完了？你看看啦，再過一些時候，我重新招兵買馬，痛痛快快的洗他們的虎口，也叫他們嘗嘗無立腳處的痛苦。」

「到底是牛仔說得對，如不找他們算賬，將來我死了那有臉到陰間見五祖的臉？」瘋狗很高興聽到牛仔的意見。立刻講幾句風涼話給瘦的欣賞。

「唉！別談了，時間已差不多到了，我們走吧。他們（指監牢裏的兄弟）正等着要香煙抽呢。」瘦的第一個站起來，像要走似的：「還有，你的人鳥也該給醫生看看。」

「牛仔，我說給政府醫生看不是好？可以省錢嘛！」瘋狗從枕頭內摸出一支銳利的三角銼，喃喃自語道：「等生意做成後，就跑去青山女子美容院理髮，很久沒有跟阿娘答訕了。」

「你懂得什麼？那種尷尬的場面，慙父打死都不去。」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牛仔上次去政府醫院看花柳病，那位老醫生不知從何處找來五六位見習女醫生，當着她們的面前，令他脫褲，手裏還持住一把尺，對準他的生殖器，指指點點的說了一大堆紅毛話，而那些女醫生，個個好奇地張開眼睛「欣賞」，有一二個還依樣畫葫蘆的畫下來。當時，牛仔羞得不知要鑽進什麼地方躲起來才好。

這時，牛仔已經束好那條褲子，掀開角落處的漆蓆，熟練的拉出童軍刀，一長一短的。然後，他們三人躡手躡腳的步出房間。打開後門時，一股冰冷的涼意向他們吹來。雨是下了，不過不很大。

走着走着……：……平靜街消失了。他們已來到一條偏僻的小路。兩旁長滿野花萼草，還有幾株蒼老的椰樹，零零散散的作金雞獨立狀，四周悲啼着蟲聲蛙聲，情景好不淒涼。這是一個沾滿雨珠的世界。法典封塵，律師睡覺。

大家互相使個眼色，各自尋了一隅隱藏起來。牛仔是背靠在最近道路的一株椰樹；左手按住刀柄，沒有怠懈過，右手握住掛在胸前的佛像，咀裏不斷地唸着。雨點開始變大，科學與人道高貴地立在圖書館裏。

「牛仔，我看還是回去吧！明天再來怎麼樣？」瘋狗已等得不耐煩。牛仔何嘗不想回去，無奈幾天窮得發狂。屋主的眼睛，粥販的眼睛，女醫生的眼睛和監牢裏的兄弟的眼睛都張得又圓又大，從四面八方向他電射過來。他想逃，逃得遠遠的，沒有人開煙火的藥土。但是，他不能，他的脚被紮根在一方既真實又堅硬的土地上。

「幹恁老母，已經四點了，那老的怎麼還不出來。」瘦的也耐不住性子了。

牛仔的額部開始燃燒，冒出層層汗氣。他咬緊牙牀，將右手的佛像拋開，並在空中揮舞他千斤的蠻悍。整個大地像死去一般的寒靜。遠處有一團黑影迎他們的方向飛馳。他們不得不擺出徑賽起點的英姿，等待紅旗從上空劃下。

黑影由小變大，但像霧的一般朦朧。再定睛細看時，那黑影有了良好改變。已經可以辨認出輪廓來：是騎腳車的亞伯。

隨着「喀擦」聲响，他們不約而同的向前狂奔。那亞伯還來不及迴避，更遑論呼喚，就被他們犀牛般的衝動壓倒。一柄陰森森的三角鏟立刻橫伸在亞伯的喉嚨，另一柄軍刀對準天靈蓋，寒氣直透骨髓。賣豬肉的亞伯，張着豬一般大的咀。嗓子已啞，喚不出一聲求生的呼喚。

瘦的安穩的收獲生活，紅紅綠綠的，描繪着生命的縮影。然後，像官老爺大步的走向平靜街。這時，牛仔與瘋狗一人一下的往亞伯的身上刺戳過去。一條生命就這樣的被草草了結，遺棄在野花草叢中。雨下得很大，世界黑黝黝的。法官負責查典，主筆趕寫社論。

牛仔說：明天不必羞見那群女醫生了。

瘋狗說，明天要理髮，看可以答誦的亞娘。

瘦的說：明天應該送一些香煙和武俠小說去監牢。

大家說：明天可以在粥飯攤，多叫幾個豬肝豬腦來吃。然後，好好的計劃如何洗九龍會的虎口。

村民說：平靜街的風氣很好，唯一令人遺憾的是街道和溝渠太骯髒。明天寫信給政府：爲了響應我國清潔運動，請派幾個清道夫來這邊打掃打掃，一群村民將感激不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卅日星洲

# 三萬

黃潤岳

起先，我聽到別人說「三萬」，我以為是講麻將牌。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是法庭傳召書的音譯。不久，我才了解到：三萬就是請帖。

人情緊過債，紅帖一來，有如法庭之傳召，非出席不可。出席而且還得備一個紅包，目前的行情是十元。一個月來幾張，誰也吃不消。人人見帖心驚。但是，剃人之頭者，人亦剃其頭。到了自己結婚，或是嫁女娶媳，也大派三萬，作為報復。

我們華人，原就是愛熱鬧的。有了喜事，親朋戚友，生張熟魏，大家聚集一堂，大吃大喝。盛會難逢，盛筵難再。再加上如今的應酬，全是硬綑綑的送紅包，有如聚餐一般。做主人的又何樂而不為：一桌菜大約是六十元，加上酒水小賬，一包香煙，結算下來用不到一百元。一桌十人，每八十八，說不定還可有些盈餘。於是，三萬就滿天飛了。

我的一位朋友，搬入某花園住宅區。左鄰右舍，免不了有些應酬。想不到後來竟是在人

家中坐，帖從天上來。住在同一區的，昨日來請教尊姓大名，今日就來了三萬。遠隔不遠近鄰，只得照禮應酬。

像這一類的應酬，可能連主客都彼此分不清楚。於是，山人自有妙計：你要送紅包嗎，不用另外找紅紙，就用原來的請帖的封套，上面自有筆跡可查。

不知誰定下了不成文的規律：出席宴會的，紅包十元；當然多惠益善。禮到人不到的也要八元。於是誰都願意多花二元，可以吃喝一頓。大家都到，主人更有面子了。

據說如果是請「先生夫人」，紅包只要十四元，甚至於十二元也使得。一桌只坐六對夫妻的話，主人可得虧老本。所以這些宴會，通常都是男士們多。

我原先不懂這些矩規，收到了請帖，還煞有介事的找一個紅紙套，寫上賀儀和自己的名字。簡直是多此一舉。

接了三萬，便得「出庭」。這也是一件苦事。沒有一個宴會會準時的；有時拖到八點才開席。我習慣了六點鐘吃晚飯，只好吃了才去。同桌的人都奇怪我吃得這樣少。殊不知我只是來應酬而已。遇上了一桌不相識的人，那就如坐針氈了。

於是，我修正我的應酬原則：禮到人不到；而且每次還可省下兩元。可是，三萬愈來愈多，我已經有點吃不消了。窮則變，這「三萬」究竟不是法庭送來的。如果我與主人沒有交情，甚至於不相識，又何必去應酬呢？好彩我也不想刺別人的頭。請帖來了，如果不是至親好友，我便相應不理。

我是抓住這種心理：三萬之來，無非是想多一位客人湊熱鬧。少我這一位，其熱鬧的程度，決不稍減。人既不到，禮也可以不到，主人決不會張揚出來，或者是再來一張「瓦朗」。即會他叫出來，別人罵我一聲「不懂禮貌」或是「不近人情」之後，他們要給我三萬時，便得考慮一番，不要賠了一張請帖。

我的許多朋友們，他們有喜事，我自然敬贈如儀。想不到他們第二次再有喜事，便把我忘掉了。日後見面，我提出抗議：爲什麼不請我？那知他們更理直氣壯的說：請了你，你不能來，害得你送紅包，那又何必？

也有愛熱鬧的人，一次，兩次，三次，有喜不忘故人。我的荷包又爲紅包而苦。想不到



有位更精明的人告訴我：你收到請帖，最好打一個賀電。花費不多，熱鬧相同。於是，在必要時，我便用電報答覆三萬。

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我的大女兒要出嫁了；我們夫婦就爲發三萬而焦慮頗久。首先，我就害怕去接受客人的紅包。嫁女兒竟成了扶輪社聚餐，每人先買一張餐券。而我這個做爸爸的，成爲聚餐會的秘書。

嫁娶原是私人的家事，何必讓菜館去賺一筆？首先，我決定只請兩三桌客人，而且敬辭隆儀。然而至親不能有所偏，好友亦不可忘，最後縮成六十位。而且這六十位都不會怕我的三萬的。我把紅帖發出之後，便有一兩位朋友斥責我：某某請了，卻不請我。別以爲我送不起紅包，哼，我們幾個朋友自己都常常聚餐……我除了連聲道歉之外，還能講什麼？

前面說過，不是至親好友，有時我收到了三萬，我是視而不見的。想不到也有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的一位親戚，他的兒子結婚，我送了禮。我嫁女請他，他卻相應不理。我難道去責怪他麼？趕緊裝傻，有人問「某某爲何不來」，我立刻岔開。另外一位好友，平時無事都常常送我東西，這次卻是「人禮兩不到」，我也只有淡然置之。

我怕收紅包，一些戚友送實物，而實物之中，以金器最普通。另外一些朋友，怕我不好意思收現款，改用百貨公司的禮券。禮券不能換現款，又得去買些東西。而且數目不會剛好，更要加補一些錢下去。這時我才知道：紅包還是好得多。

我不想請客賺錢，每桌連酒水超過百元。我的三萬，既是只給至親好友，有些便違乎常例，送一個大大的紅包。實物照收，全部給女兒做了陪嫁，紅包收入足夠酒水用費。人都是好利的，我忽然想到可惜我只發六十張「三萬」！

大女兒嫁出去之後，拿了一些金戒指金鍊金手環之類。我收的紅包，足付酒樓的賬單，銀貨兩訖；沒有賺，也沒有虧。到底誰賺了？首先是菜館和酒莊，其次是金飾和百貨公司。大家互給三萬，到頭來也不過是熱鬧一場，如是而已。

# 流放集

## 試談愛情

愛情人人皆可以談，然并非人人談得好。本人并不十分客氣，愛情從來談不好。我愛的人很多，但愛我的人却很少，但至少到目前為止算是一個。談不好是一回事，還有愛念又是另一回事。我這種人就是有花堪摘摘不了，只待無花空摘枝。現在是連枝都沒得摘。

這篇文章并不是真正談愛情，只想透過文字去懷念我至少也愛過的一個人。所謂愛過，是指真正受過愛的力量的感動及驅使。一個若有理想愛人的人，很難把愛情談好。因理想愛人是一件怪物，它具有世界上所有異性最優秀的品質。如瑪斯·韋伯的理念型，它是不存在于現實世界的。有也只有在博物院可找到。世界上最理想的女孩是一位從不與你接觸或交談的人。若維納斯真的說話了，你就可能不那麼欣賞她，或就不敢想要娶她與妻。因為她既不會說你所說的話，亦不會喜歡你所喜歡的事物。若她不作聲，亦不活動，各色人種都會讚賞她。這說明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越想越高，容忍的限度就越狹窄。我就在這種差距中犧牲掉

我的愛情。只值得惋惜，却不值得同情。

談愛情的次數儘可上百，但全部感情的付出，不能超過一次。超過一次，以後的就不復有原來的真情。可是，若人人都只要真情，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真情可求？真情只付給最理想的伴侶。既然百分之百的理想伴侶并不存在，則真情的存在亦同樣不可能。百分之九十已可觀。何必一百？看透這一點，愛情才會成功。

我記得我那年愛情失敗，在于求取百分之百的真情。據聞有則笑話謂閻王夜半秉燭審人，問來者，他生願往何處。回答曰願往太平、安樂、豐衣足食之土地。閻王斥曰：若有此良好境地，早就卸位不任。若閻王審的是我，恐怕我早就兒女成行了。何至與王老四、王老六稱兄道弟。

我總相信機會是一名過客，它到處敲別人的門，當它輕敲你們求取一宿時，若你不趕快啓門迎迓，它馬上就往別家去。如此一來，豈有錯過？亦不然。與這位仁兄同行的還有一位霉運先生，除非你先知先覺，要不然，你就不易辨別誰敲的門。當然，睡目惺忪地去啓門而接到機會的大有人在。問題是，當機會入坐的時候，就應全力挽留它。當然，亦有笨拙如我的人會下逐客令的。試想這位仁兄還會再回來嗎？而我只覺得，它回不回頭可不必理它，若我們趕去它覺得心安理得，亦就不必事後惋惜。既已判斷在先，絕不懊惱在後。

有一年夜間與同學漫步校園，互嘆身世不幸。其實現在回想，那真是浪費感情。世界上不幸的人何能在外國校園散步？多少人想讀大學無門而入？多少人擬往海外淘金無徑可循？看透這些，不幸的想法亦就烟消雲散。

我亦不想再為愛情談不好而終日坐立不安，雖然經常的緬懷總免不了。既然付出的不多，期望的收穫也不可能大。有多少人，在愛情上付出九十而只得圈圈一個。因此而自殺的并不愚笨，最愚笨的是終日後悔。并不愚笨并不等于聰明或理智。那麼一次愛情，令我懷念的只有一點，我是真正被愛過。不管多深多淺。一個人一生中能真正被人愛過的次數恐怕不會很多。而我有一次就滿足了。珍貴的回憶太多就不再珍貴了。

她是不能回到我身邊的，我亦從不這樣想。但她并不能拒絕我繼續愛她，想念她。現實并不殘酷，是人類本身脆弱而已。

我還是以爲，真情只有一次，機會亦只有一次；付出了，錯過了，真情付諸東流，機會亦遠去他鄉。但我更相信，最完美的事物是靜態的，不語言，亦不活動的。人類既不夢寐以求度假于博物館，又何必爲所失而有所不安呢？美好的東西，只存在于理念界。不必嘆息，亦不必懊喪。

## 小費

若有人要我道出我最討厭的事，我毫不思索地回答第一件是付小費。這種陋規不知是王家老幾創立的，也不曉得到底有多少人討厭付小費，但小費總得要付。付小費本是中產階級的事，火勢所及，我們這些「無產階級」亦殃及其災。亞洲一帶要小費要得最兇的是香港。

在馬來亞乘計程車，一元就是一元，甚至尙可議定少付。在台灣，計程車之亂是世界上最要命的，但司機却很少隨便多索額外費用的。在東京有次我多給了車資的十分之一，司機連聲稱謝（我只懂這句日本話，其餘的若是在罵我也不知。他可能說：謝謝王八蛋！）。但在香港，不談也罷，簡直是向無產階級勒索與窮人開玩笑。小費何止于計程車，簡直無孔不入。只是最兇最要命的是計程車而已。我所說的，亦僅限于遊客印象而已。

我第一次到香港，住在彌敦道某旅社。只住了一夜。翌午下電梯時，電梯小姐僅以嘴和我說話：要走了嗎？很忙呀？貴人事情，常忘記很多事的！譬如說我們這些服務的……她尚未說完，我已恍然大悟，馬上給小費。忘了給多少，只記得付了之後，她話也不說，只顧埋頭讀她的隔空打牛。一開房門，直到機場休息室，每一事件都要付小費。

這次大概是我第八次經香港，住在尖沙嘴一間相當好的旅社。我一入電梯，馬上想起第一次那位女士的嘴臉。這是一位男生。雖則，七年後猶有餘悸。驚恐間向袋裡一掏，掏了兩個銅板給那服務生。他連聲稱謝。把我嚇一跳。反思莫解。驚魂甫定後，一想，原來我付的是兩元港幣。後來我告訴一位香港同學，他說我若入大陸，一定被清算三代。那位服務生大概以爲我是私梟。

最妙的一次是我與兩位同學乘計程車到現在的海運大海，準備渡海，費用全部約有二元

港幣。我的一位同學爭先付錢，給了兩角錢小費（百分之十）。豈料那位司機收了實費，退回小費，道：「想老兄比我更需要錢，還是收回去吧！」天下還有這種事，這種嫌「小」費太小的事！寫到這兒，想起一則報上讀來的小費笑話。據說是真有其事的。有天台大某球隊賽完球後到一家館子吃東西，吃完後，管帳的同學發現不夠錢付小費，似乎是給了新台幣五角。那服務先生收到後，連忙故意揚聲道：「收到某某球隊付小費五角！」那位付帳同學深感那傢伙在出他們洋相，馬上把小費拿回。豈料那服務先生又連忙揚聲道：「小費五角收回！」真是笑話之極。

在機場的脚伕打行李必索小費，但是許多地方若你要自己拿，脚伕是奈何不得的。吉隆坡梳邦機場，手續簡單明瞭，你不說要人代打行李，無人理你。東京亦然。台北的會趨前給你扛。九龍的似乎一樣，只是態度上粗一點，我會因給脚伕打了一件行李（他自己拿的），付了僅有的三角錢，結果那傢伙錢收了才撿挪我：「手頭那麼緊，怎樣出門呀！」他以為我是港仔。亞洲最講理但又最不講理的是曼谷機場的脚伕。他們是有「工會」組織在機場「強迫」幫助旅客，又「強迫」旅客付小費的。那天一出關卡，便有脚伕趨近，硬把我唯一的旅行皮箱扛走（何必扛，我一手就可提起了！），若有其事地走至他們最近的工會辦公處，要我付不知多少銖，忘了。然後他又煞有介事地把我那件行李扛到休息處。行李一放下，若一走了事其是謝天謝地。他手伸出來，賴着不走。是要「小小費」。真是無理取鬧，未見官就被打三百大板。不給徒惹麻煩。只好自嘆倒楣。

因朋友沒來接我，我馬上訂機位離曼谷。行李又要再檢查一番。雙重檢查在台北亦有，但檢查要「伸手」的却是僅此一站，別無分號了。這種付檢查費是天下最公開的。在我前面的都付了。後面的付了又走到我前面。我就是不付，但海關人員就是不摸我的行李。由于時間不多，想想還是給算了。我連曼谷機場都未踏出，就已經不見了三元美金。踏出了還得了？

其實，服務費與小費有時真不易分辨。在香港有很少餐廳及旅社，牆壁上掛着將近瞎眼的人亦看到的通告：「小費百分之十已包括在內。」千萬不要上當，若你真以為就此無事，你就看看第一道菜來了之後，第二道菜是否在第一道菜消化後才來！

在美國及加拿大，以我這種階級，是很少有機會走入要付小費的大餐館或夜總會的。要付小費而又總得要去的大概就是中國人開的餐館。幾乎又是香港的翻版。禮貌與罵人決定在付不付小費。唐人街的侍者，有時還騎在你頭上的。你不吃，他才不希罕，損失是老板的。到這些地方去，只有一個字，那就是「兜」。第一次到香港的人而又不被侍者罵過的，該人必具神格。

總而言之，小費制度雖那麼討厭，它能存在，依照功能學派的分析，必有其存在的原因，必有其特殊的貢獻。以我的分析，這全是中產階級一手提拔的東西，亦是由他們一手保護的制度。我就不會鬧過或聽過中國大陸有小費這個事。小費應是自願付出的，怎麼現在是強迫要付的呢？要我改良社會風氣，廢除小費制度必不可少。

十二月冬雪

姚拓

# 不義之財

人物表：

王國良，張仕雲，王英英，王小度。

警察：甲、乙、丙、丁四人。

電視機修理員（不出場），三十歲左右，男。

女傭：（不出場），二十多歲。

推銷員：二十多歲，男，推銷假髮。

乞丐：六十多歲，男。

強盜甲：男，二十餘歲。

強盜乙：男，二十餘歲。

場：1

時：下午五時

景：王家庭院門口

人：王國良，盜甲，盜乙，警察甲，警察乙，警察丙，警察丁

（先是吹哨聲，然後是吶喊聲，最後是「兵兵」幾下槍聲，強盜甲及強盜乙二人，提着一布袋東西，飛也似的跳過來，爬伏在王國良的門口。後面有警車聲及警哨聲不止。王家門口有空的垃圾桶一隻。盜甲好像已經受了傷，所以，慌慌忙忙將手中的布袋扔進垃圾桶，對盜乙說：「走！」二人拚命似地從地上爬起，在槍聲中下。）

（警察甲乙，跑上來，在王家門口稍看了一眼，吹警笛，示意強盜已逃走，向前追下。）

（王國良穿着平常的衣服，一手拿着當天的報紙，打開大門走到庭院觀看，此時又有警察二人由王家門口跑步而過。王頗覺驚疑，左右觀看，可是，又看不到甚麼不對的地方，正擬返屋，忽然看到垃圾桶的蓋子蓋得高高的，似乎桶內裝有甚麼物件。于是，他上前打開垃圾桶，取出布袋站在門口，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警甲警乙又匆匆上，看到王國良拿着布袋，並不十分在意。）

警甲：（對王）喂，你剛才看到有兩個年輕人從這邊跑過去嗎？

王國良：（茫茫然）甚麼人？

警甲：打劫銀行的強盜，兩個年輕人，樣子……  
（王尚未回答，忽然前面有警笛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警乙：（對甲）在那邊！在那邊！（說着向右邊追去。）

（警甲也在同時向右邊追下。）

（王國良拿着布袋，對警甲乙大叫：「喂！這布袋子！這布袋子！」可是警甲乙二人已去遠，聽不見他的聲音。王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將布袋提回家中。）

場：2

時：接場1

景：客廳

人：王國良

（王國良提布袋由門外進入客廳，隨隨便便將布袋擲在沙發旁邊。繼續看報，但看了幾眼，看不下去。扔掉報紙，打開布袋一看，登時驚駭得非同小可，原來布袋內竟是一捆一捆的鈔票。王國良不是聖人，而是一個普通的人，任何人見到這麼多的錢都會一時被捉弄得不知所措。他本來想把這些鈔票



送給警察或者送回到垃圾桶，但他實在捨不得。他的內心有很大的衝突，一時歡笑，一時愁苦，遲疑猶豫在客廳內走了好一陣子，感情戰勝理智，雙手提起布袋，最後往書室門內走去。）

場：3

時：接場2

景：書室一角

人：王國良，張仕雲

（王國良提布袋進書室，將布袋置于桌底，將一個盛書的大箱子由屋角移到室正中，打開箱蓋，將箱子中的書籍全部倒出來，然後將布袋中的鈔票傾倒在箱子內，又用書本蓋在鈔票上面。尙未做完這些事情，已聽到房門外仕雲的喊聲：「國良！國良！」王國良連忙收拾箱子，又傳來喊聲：「國良！國良，你在那裡呀！」王國良答應着：「啊！在這裡！在這裡！」連忙蓋好箱蓋，仕雲已推門出來。）

仕雲：怎麼叫了你這麼久，你才答應？

國良：啊！我，我，我在整理這些書籍！

仕雲：天快黑啦！啊！這麼暗，要不要開燈？

國良：（連忙）不要，不要，我已經整理好了！

（小度在外邊大喊：「爸爸，快出來吃飯呀

！快餓死我啦！」

仕雲：（對外）好啦，來啦！真吵死人！（對國

良）我們在外面帶回來的鷄飯，英英小度

在等你吃飯哩！

國良：（推箱子到屋角，起身，擦汗）好！走，

走！（出外）

場：4

時：接場3

景：客廳

人：國良，仕雲，英英，小度

（仕雲與國良從書房內出來，英英與小度正坐在餐桌上，準備吃飯。飯是從外邊買回來的。故桌上仍可見到包飯的報紙及荷葉等物。）

小度：爸爸：快餓死我啦！快來吃飯呀！

仕雲：（笑）真是餓鬼！

（仕雲，國良坐下來吃飯，小度、英英，狼吞虎嚥，只是王國良一人食不知味而無法下嚥，呆呆地坐在桌前，因為他忽然有了那麼多來歷不明的現款，他的心中實在不能夠保持像平時一樣的平靜。）

仕雲：（奇怪）哦！你怎麼不吃飯？

國良：啊！（醒過來）我不餓！不餓！

仕雲：（以為國良抱怨她沒有煮飯，很抱歉）國

良，我帶着他們出去買東西，一時無法趕回來煮飯，只好買了幾包雞飯回來，你就將就着吃一點吧！

國良：不！不！不是那個意思，雞飯我喜歡吃，只是我也不知道爲甚麼一時吃不下去！

仕雲：你一下午都沒有吃東西呀，勉強吃一點吧！

國良：（忽然握住仕雲的手，感動），仕雲，這些年來，你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我下定決心要請一個工人，來代替你煮飯，洗衣！

仕雲：（微笑）請工人？一個月要多花一百多塊錢呀！你那裡來的那麼多錢？

國良：（興奮）錢，沒有問題！告訴你，仕雲，從今以後，我們再也不必爲錢而操心了！

英英：（高興）爸爸，我要買一架鋼琴！

國良：好，明天就買給你！

小慶：（大叫）我要一隻最好的電吉打。

國良：好！明天也買給你！

仕雲：國良，你怎麼能隨便和他們開玩笑？

國良：誰開玩笑？我真的要買給他們呀！

仕雲：（諷刺）怎麼？你中了彩票的頭獎！

（門鈴聲忽響。）

國良：（吃驚）咦！這時候怎麼會有人來？

英英：說不定是修電視的人來了，我去開門！

國良：（馬上阻止英英）英英，英英！讓我去，讓我！（起身，欲去開門，回頭問仕雲）

仕雲，電視出了毛病嗎？

仕雲：老爺電視機，天天出毛病！是我剛才回家時順便叫人來修理電視的！

國良：啊！老爺電視機！（欲去開門，猶豫了一下，只將大門開了一條小縫；問門外的人）

喂！有甚麼事嗎？

（門外男聲音：是不是你們的電視有了毛病？）

國良：（支吾）喂！毛病是有一點，不過，修理電視嘛，你們怎麼來了兩個人？

（門外男聲音：啊！這個人是跟着我一道來學習修理電視的！）

國良：學習！（「乒」的一聲，關上了門，對門外）對不起！不修啦！

（門外男聲音：喂！喂！是一位太太叫我們來的呀！）

國良：（對門外大聲）不修就不修啦！（回頭走），真是！

仕雲：噫！你怎麼不讓他們進來？英英和小慶都要看電視呀！

國良：怎麼隨便能讓他們進來？誰知道他們不是強盜？

仕雲：強盜？你怎麼會這樣神經過敏？

小度：爸爸，我要看電視！

英英：（撇嘴）我也要看看電視！

國良：別吵！明天給你們買一架新的電視機！

（門鈴聲大响。）

國良：（吃驚）咦？又有人來？（輕輕走近門口

，問門外）誰呀？

（門外女聲音：先生，你們府上要請女工

嗎？）

國良：（奇怪，自言自語）唉喲！消息這麼快！

（問門外）誰對你說，我們家要請女工？

（英英這時也走近門口）

（門外女聲音：我是從外坡來的，找不到

工作，隨便來問一問！）

國良：（猶豫）啊！（自言自語）讓我想一想！

英英：爸爸，你剛才不是說要請一位女工來替媽

媽煮飯和洗衣嗎？（就要去開門）

國良：（連忙阻止英英開門）不，不，不！不要

開門！不要開門！（對英英低聲責備）你

怎麼知道門外邊不是壞人？

英英：壞人？壞人來我們家幹什麼？

國良：（責備英英）回去，回去，你知道什麼！

（對門外）對不起！我們不請女工！

仕雲：（在他們說話時，已與小度走近門口）連

門也不讓人家進來？

國良：（搖手）不能！不能！（輕聲）你們沒看

到報紙嗎？這幾天打搶的新聞多得！（

仔細傾聽門外，發覺門外的女人已走遠，

才放下心中的石塊，透一口氣）唉！噓！

（拍胸口）

仕雲：（奇怪國良的行徑）今天你怎麼啦？是不

是你的身體不舒服？

國良：不舒服？沒有呀！（可是又忽然發覺自己

行徑確實有異常，自覺下不了台，只好

裝頭痛）啊！是呀，昨天是有點不舒服！

（手按頭，）不舒服！

仕雲：（頗為吃驚，連忙扶持國良進房）快點進

房去躺一躺，休息一會，也許會好一點？

國良：（一手扶頭，一邊走，一邊回頭看門窗）

喂！小度！關大門！上鎖！英英！窗！關

窗呀！關窗！（仕雲扶國良進房。）

場：5

時：晚上十二時

景：臥室

人：王國良，張仕雲

（燈光下，張仕雲正在為小度縫校徽于校服

上。王國良已入睡。張仕雲縫校徽時，忽然

聽到國良在床上發出的「嘻嘻」笑聲。張仕

雲轉身看國良，國良却是在發夢囈。只見他

臉露笑容，也許他正在做着 he 已經發了大財的美夢，所以才「嘻嘻」低笑不止。可是，由歡樂之中他又嘗到了被匪徒追跡而驚慌奔逃的滋味，忽然之間，他的臉上的表情，由喜笑轉為憂愁，繼而轉為驚慌，轉為恐怖，最後則大聲呼叫，一躍坐起。）

仕雲：（連忙扶國良）國良！國良！你怎麼啦！

你怎麼啦！

國良：（由恐怖的夢境，漸漸恢復正常，滿頭大汗，睜眼見是仕雲）啊！原來是夢！噓！

（呼口氣）

仕雲：唉！你剛才真嚇死了人！是不是發了惡夢？

國良：（掩飾）沒什麼！沒什麼！

仕雲：要不要我給你倒杯水來！

國良：（起身下床）不用啦！不用啦！你先睡好了！我睡不着，我想到書房去坐一坐！

仕雲：現在還去書房？十二點啦！

國良：（邊說邊出房門）你不用管我啦！你先睡

好了！

（仕雲搖頭歎氣，國良出房門。）

場：6

時：午夜三時及早晨八時

景：書房一角

人：王國良，張仕雲

（書房內，王國良獨自對着皮箱，數數鈔票，又將鈔票放在箱底，他心中很矛盾，又怕鈔票，又愛鈔票，想了想，幾次取出鈔票，又幾次放回箱底。最後決心留款不報警，蓋好箱蓋。從抽屜內取出一小瓶，從瓶中倒出安眠藥二粒，一口吞了下去，然後竟伏在皮箱上朦朧朧睡着了。）

（室內燈光由亮轉淡轉暗，又由暗轉漸亮，轉到完全明亮，表示時間已由夜晚三時到了早上七時。王國良仍然伏在皮箱上呼呼大睡。仕雲着睡衣打開書房門進來，不免吃了一驚。）

仕雲：（搖醒國良）國良！國良！

國良：（被搖醒，朦朧朧）嗯！

仕雲：（抱怨）唉呀！你就坐在這裡睡了一夜，你不怕着涼嗎？

國良：啊！天已經亮啦！（因吃了安眠藥，頭仍

有點昏迷不清）

仕雲：現在已經七點多啦！

國良：（扶頭）唉喲！昨晚吃了安眠藥，頭有點暈，你代我向學校請一天假吧！

仕雲：（看見瓶子，生氣，擲瓶子到窗外）幸虧

今天是星期天，不必為你請假啦！

國良：啊！今天是星期天？（仍然頭痛頭暈，起身後幾不能支持身體）那麼，不必去請假

呀！啊！

仕雲：（攙扶國良走出書房）唉！你應該回去再睡一睡！

場：7

時：早上八時

景：臥室

人：王國良，張仕雲

（王國良仍然頭有點暈，仕雲安置他上床，然後外出。）

場：8

時：早上十一時

景：客廳

人：王國良，張仕雲，推銷員

（張仕雲着短衣裝，正在客廳用拖把拖洗，洗得滿頭大汗，門鈴聲響。張仕雲走去開門。門外站着一位衣服整齊的青年，提着一個皮包，原來是來推銷假頭髮的。）

推銷員：太太，早！

仕雲：（打量，知道是來推銷物品，又不好拒絕

）啊！你先生是——

推銷員：（態度謙虛，禮貌周到），太太，我是來推銷假髮的，（連忙打開大皮包）你看

，這是我們公司最新的出品，這頭髮又長又柔和，你看——多麼美！

仕雲：啊！我很少出門，恐怕用不到這件東西！

推銷員：買不買沒關係，你不妨試一試，你看，我們的款式多得很，你試試這一種，和你的頭髮的顏色一模一樣！

仕雲：（接髮）啊！（拿在手上觀看。）

（鏡頭轉至另一端臥室門口，王國良被門鈴及說話聲驚醒，推開臥室門，偷偷向外望，看到仕雲正在觀看假髮，而推銷員站在門口尙未進門。王國良着睡衣，赤着腳從臥室躍出，立即跑到門口處，慌慌張張將大門「彭」一聲關上。）

場：9

時：接場8

景：王家大門外

人：推銷員

（大門「彭」地一聲，幾乎碰到了他的鼻子，使他莫名其妙地不免吃了一驚。）

場：10

時：接場9

景：客廳

人：王國良，張仕雲

（張仕雲爲了王國良這突如其來的關門舉動，也吃了一驚。）

國良：（指門外）那個傢伙是幹什麼的？

仕雲：（奇怪）你怎麼啦？（指手上假髮）人家

是來推銷假髮的呀！

（國良看看假髮，立即抓起假髮，迅速開門

，慌忙中將假髮扔到推銷員的身上，立即又

關上門。心跳，拍胸口。側耳門邊，仔細諦

聽推銷員是否離開。）

仕雲：國良，你今天怎麼這樣大驚小怪？

國良：噓！（手指放口邊，輕聲）這傢伙說不定

就是一個強盜！

仕雲：（不信）強盜？

國良：不是強盜，也是強盜的同黨！

仕雲：強盜的同黨，來賣假髮？

國良：（強作鎮定）仕雲，你別怕——有我——

仕雲：我才不怕哩，你才怕是真的！（沒好氣的

，只好繼續去拖地。）

國良：（走近窗口向外張望，看見院外沒有什麼

人，才稍爲放心，走到沙發處，坐下，抽

煙，可是忽然發覺英英及小度不在。疑心

。）噢！英英和小度呢？

仕雲：（拖地，擠水，再拖地，一邊回答。）去

看早場電影去了！

國良：（吃驚，起立）什麼時候去的？

仕雲：去了一個鐘頭了吧！

國良：（緊張）什麼電影院？

仕雲：（停，問）怎麼啦？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國良：（着急）什麼電影院，你說呀！

仕雲：聽英英說，好像是去「大光明」看「占士

邦大戰獨臂刀」——（繼續拖地）

國良：大光明電影院（連忙到電話機處翻電話簿

）大光明！嗯！二二五三八（撥電話）

，喂，是大光明電影院嗎？（按住電話的

送話器，轉身大聲問仕雲）喂，仕雲，是

什麼電影呀？

仕雲：占士邦大戰獨臂刀！（繼續拖地）

國良：（對電話）喂，你們是演「占士邦大戰獨

臂刀」嗎？啊！上演了嗎？啊！啊！是的

，很對不起，打擾你們啦，請你們幫幫忙

，嗯，是這樣的，我的女兒王英英和我的

兒子王小度去到你們的電影院看早場，我

有點緊要的事情，（仕雲停止工作，注意

聽國良說話）請你們在銀幕旁邊打個字幕

，要他們立刻回家！嗯，啊！是的，是三

劃王，英雄的英，大小的大，度量的度，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掛斷電話，噓一

口氣）

仕雲：（緊張）什麼緊要的事情？

國良：啊！沒什麼！嗯！（支吾）我想叫他們回

來——

仕雲：他們去看早場電影嘛！你叫他們回來幹什麼？真是——啊！你還沒吃早餐，你餓不

餓？

國良：（搖頭）不餓！不餓！（向窗外張望）

仕雲：時候不早啦，你該進去換件衣服啦！

國良：（看衣服）啊！（點頭）嗯！（進臥室之前，尚頻頻向窗外伸望。進臥室。）

（張仕雲也不由得向窗外張望，可是，發覺

與平時沒有兩樣，攤手，搖頭，莫名其妙，繼續拖地。）

（國良慌慌張張，衣服尚未穿好，即由臥室

跑出來到電話機處打電話。張仕雲走過來，

看得她更加莫名其妙。）

國良：（打電話）喂！是大光明電影院嗎？剛才

請你們在銀幕旁邊打的字幕，是的，我姓

王，現在想請你們不要再打字幕了，（大

聲）怎麼？已經打了字幕了？糟糕！你們

有沒有看到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同一個男

孩子從電影院出來？怎麼？沒有？不知道

？你們怎麼會不知道？真是飯桶！怎麼！

我是神經病！（大聲）你才是神經病！（

放下聽筒，對仕雲）唉呀，眼看要出亂子

啦！你好像一點事也沒有？

仕雲：出亂子？什麼亂子？

國良：（支吾，欲言又止，搔首，自言自語）嗯

！啊！那隻皮箱，嗯，皮箱！

仕雲：「皮箱」什麼呀！你今天怎麼這樣神經緊

張？（又去拖地）

國良：不行，我一定得出去看看英英和小虔有沒有

有出事情！

仕雲：看早場電影，怎麼會出事情？

國良：（欲出門，交待仕雲）喂，今天不論是誰

來叫門，你都不要開門。

（仕雲瞪了國良一眼，仍拖地。）

（國良走近大門，欲開門。可是，又怕門外

站有匪類，於是躡手躡腳走到窗口處向外張

望，見外邊無人，始開門外出。）

場：11

時：接場10

景：王家庭院

人：王國良，乞丐

（王國良出大門，外出，四下張望，見無人

，慌忙向鐵門處走，可是剛到鐵門處，忽然

有一個年老的乞丐，從鐵門後站了起來，伸

手要錢，口中連叫：「頭家，多隆！」王國

良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拚命似地轉回身，

跑回門口，拍大門，大叫：「仕雲，仕雲，

開門，開門！」仕雲開門，王國良衝入家中

場：12

時：接場 11

景：客廳

人：王國良，張仕雲，王英英，王小度

仕雲：（吃驚，國良進門，關門）國良，怎麼啦？怎麼啦？

國良：（驚慌）仕雲，太危險啦？我們的家已被

強盜包圍了。

仕雲：（驚）啊！被強盜包圍了？

國良：英英和小度，一定被他們綁走了！

仕雲：（大驚）啊！強盜綁走了英英和小度？我們又不是富翁呀！

國良：（跺脚）唉！你不知道，（大聲）昨天我

拾了強盜們的鈔票呀，這該怎麼辦呢！怎麼辦呀！

麼辦呀！

仕雲：啊！你拾了強盜們的鈔票？強盜綁去了我們的英英和小度？

國良：（點頭）是呀！你爲什麼現在才明白？

（仕雲跑過去要打電話。）

國良：（跑過去阻止）你幹什麼？

仕雲：打九九九呀！

國良：（奪電話，放下電話）英英和小度在強盜

手中，你不怕他們撕票嗎？

仕雲：（哭啼）唉呀！這怎麼辦呀！（忽然醒悟

）國良，快點去拿出來你拾來的禍害。

國良：什麼禍害？

仕雲：（大聲）鈔票呀！不是禍害是什麼？

國良：對，你說得對！趕快把鈔票還給他們！（

說着就要向書房走去，忽然門鈴聲響。）

（二人大驚，互相對視，不知所措，門鈴聲

又响不止。）

仕雲：（指門外，輕聲，害怕）強盜——來啦？

國良：（強做鎮定，聲音戰抖不止）誰呀？

（門外是英英的聲音：「是我呀！爸爸！」

）

仕雲：（驚喜）啊，是英英！（不顧一切，跑過

去開門。）

（開門，英英和小度進來。國良與仕雲喜極

而泣，各抱一個孩子，緊緊不放。可是，英

英和小度却感到莫名其妙。）

仕雲：（問英英）英英，強盜沒有爲難你們吧！

英英：（不明白）強盜？什麼強盜？

國良：（問小度）小度，是強盜放你進來的是不

是？

小度：（莫名其妙）啊！爸爸，你說什麼呀？

國良：（問英英小度）你們不是從電影院出來被

強盜——

英英：（攤雙手）買不到票，我們根本沒有去看



電影——

仕雲：在路上沒有遇到強盜？

英英：唉呀，怎麼會遇到強盜呢？買不到票，我和小度在街上逛了一會就回來啦！

國良：門口那個老乞丐——

小度：你不是說要救濟窮人嗎？我把買戲票的錢給了他——

國良：（緊張）他怎麼說？

小度：怎麼說？他說「謝謝！謝謝！」就走啦！

仕雲：（這時才明白，對國良）國良，都是你做賊心虛，唉！什麼強盜不強盜，你差一點

把我嚇死啦！

國良：唉呀，謝天謝地，只要英英和小度回來，我就是再窮也沒關係。

英英：（不明白）爸爸，媽媽，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呀！

國良：等一會，你自己自然會知道！（走過去打電話）

仕雲：又打電話？

國良：這一次不是打給電影院，是打給警察局！仕雲：（笑）啊！要他們來拿走那些鈔票！

（國良微笑，點頭，打電話）

（完）

# 二一六期「生存的困境」一文更正

本期216期林綠作施繆陀譯的「生存的困境」，譯文中有誤植的地方，現譯者來信改正如下：

1) P. 59 倒數第二行「史蒂喬艾思塑造造成一個藝術家」應是：「史蒂芬彼喬艾思塑造造成一個藝術家」

2) P. 60 倒數第六行「獨特思想」所能做的「踢」它一脚應是：「獨特思想」所能做的只是「踢」它一脚。

3) P. 61 倒數第八行「……並按行爲與積極興趣以及新服從關係之規矩來控制他由辭強而有力之波濤的再現。」

應是：……並按行爲與積極興趣以及新服從關係之規矩來控制他內裡強而有力之波濤的再現。

4) P. 63 倒數第十行「……僅允許自己以某些武器作爲防身——沉默、放逐與狡詐。」

應是：「……僅允許自己以某些武器作爲防身——沉默、放逐與狡詐。」

5) P. 63 倒數第六行「……疲乏的禱詞蘇醒過來。」

應是：「疲乏的禱詞蘇醒過來。」

6) P. 64 第二行史蒂芬日記的末行：「老神父，老工匠，於今後皆對我有用」

應是：史蒂芬日記的末行：「老神父，老工匠，於今後皆對我有用」

7) P. 64 註1奧維德應是Ovid，不是Aid

文愷  
山  
靈

風帶走  
那人的形骸

花和言語之外  
喧囂的街衢之外

旭日照紅  
一壁混沌的荒茫

億億年代的湖

萬頃波瀾

已成起伏的山岳

誰胸中仍植焦唇的期待

一切文明皆爆裂

且繽紛爲

翻滾的塵埃

誰心中繪有寧靜的色彩

琿琮的流泉

岩間瀉落

回應峨峨千山 峨峨千山

誰的長嘯如此悲涼

期之

# 當你歸來

當你歸來，披滿身罪孽歸來  
在這抽象的圓內  
潑墨的夜泛着淡淡的銀光  
萬物萬聲皆膠着  
連你瘦削的背影  
也濃得化不開

盲蝙蝠畫着單調的生活  
盲蝙蝠的銀翅剪着，失敗了仍剪着  
夜碎了又迅速地合攏過來  
千草爲之顫慄  
樹樹跌坐，入定  
遙對萬千星座，

千年不變，茹苦千年  
默悟之過程，髮垂下

若片片飛霜

你遂無言跪下，剎那間

千年的懺悔竟迸發成一

割心的酷刑

你的血液火沸又冰冷，冰冷的火沸

你的跪姿，隱約於塵封裏

你的跪姿，比覆蓋你的虛空還厚而大且高※

如蒼蒼孤峯，頂起

這比時間還硬且韌的圓外之圓

與天對晤，你欲突破，你欲超昇

輪迴之外，軌迹之外

如此跪坐千年，千年後

你已無想，宇宙無色無光

當第一千朵雲托滿鉢孤絕而過

隱者自隱，擁滿懷淡漠

草還顫慄，項珠却已完成且昇華

樹樹醜顏裏你顏亦醜

而樹還是樹，草還是草

你却非你

註：此句借自周夢蝶的孤峯頂上詩句。

野  
野

# 詩 贈

黃昏浮在水上

愛思 你涉水而來

所有的淙淙都爲你

所有的花

落向誰人的睫柵

● 一朵 呵一朵 ●

十八歲 踏醒滿岸寐着的草

你輕盈的歌

● 小小水鳥也不忍飛起呢 ●

● 你的歌 許是 ●

隔岸的鳥鳴

如是純醇 叫水 叫樹

叫水鳥們愛做夢的

蘆田低呀 低呀



愛思 幾時我們去

遠遠的水湄

採一株聲音

回來 雙看

讓故事裡住滿星光

呵 愛思。



疑 白

惑

望陽台上

看你揚着花巾

揚起一天一夜的淚痕

在清晨

當我的小舟載着

已凝結的離愁

望你，當你望我

該獻你鮫人的珠？

一月的薔薇？

通過靈犀的小孔，我疑惑

你的眼閃着明湖的深邃？  
仰是月光下的露水？  
脣間展現的是虹彩的明媚？  
還是拆翼的悲容？

重了？輕了？我的小舟  
當最後的鐘聲  
流向空溟  
烟波不蕩  
霧靄深深

陳慧樺譯  
卡夫卡著巨  
颯

看到一頭普通的小颯都會作嘔的人（而我正是其中之一），假使看到幾年前在我們附近的一個村子發現的巨颯，大概會嘔得死去活來；那時，村子也因這件事出了一陣子風頭。這件事在今天早已被淡忘了，而整件事的費解也一同被遺忘，事情一直都是不太清楚的，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們也沒有費神去解釋這件事；因此，由於應過問這件事的有關人士表現得出奇地冷漠（而事實上，他們對更不重要的事常顯得更爲熱心），事情在沒有充份調查前就被淡忘了。不管怎樣，火車不能開到村子並不成爲推諉的理由。很多人純粹出于好奇，老遠跑來看熱鬧，其中甚至還參雜着外國人呢；沒有來的正是那些應該做點事的人，事實上，假使幾個頗爲普通的人——他們日常工作太忙了，難得能有什麼空閒——不公正地涉足其間，則關於這件事的謠言可能就不會不脛而走了，真的，通常就傳得很快的謠言，在這件事却是很遲緩的；假使不是有人興風作浪，它就不會傳開了。但是，甚至于這個也不是不查問這件事的正當理由。相反地，這第二種現象也得一併調查。然而，被派來爲這件事寫一個完整的報告的是村里的一位老教師，雖然他是一位書教得很好的人，但是，他的能力和智識却使得他沒辦法給這件事寫一個完整的報告，以作爲他人的參考，更不必說要寫成一個可靠的調查了。他的小冊子出版後，也賣了不少本給那時

到村里來的訪客；有一些讀者的反應還不錯，但是，那教師也聰明。他早就發覺他獨自搞出來的支離破碎的東西根本就沒有價值。不管怎樣，假使他仍繼續在努力，把這種探求當作他一生的工作（雖然這種工作自然而然地一年比一年變得無望），一方面，那隻表示說，那隻巨鼯出現後，能發出多麼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人們可以發覺，一個默默無聞的老教員，是怎樣花工夫和怎樣執著去完成他的信念。但是，小冊子出版幾年後，他緊隨着再在一本小冊子里提到他深受權威之士的冷待，那時，人們已經很難曉得他提的是什麼。在這本新小冊子里，他訴說自己怎樣意外地碰到人們對他的缺乏了解；這些埋怨中的信念表達得並不高明，却極真實。對於這些人，他很正面地說：「像村里老教員那樣亂吹的是他們，並不是我自己。」在內中，他舉出一個他曾專誠拜訪過的學者的話做例子，那位學者的大名雖沒寫出來，但是從各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猜出來他是誰。在這教師費盡心血找到會見的機會後，他隨即從人家的招呼聲發覺，這位名學者對這事已深懷成見。當教師手中握着小冊子，滔滔然向他報告時，他却心不在焉，這種不注意，可從他不久在話聲停頓後佯裝發出的批評中看出來：「你們鄰里的泥土特別黑和肥沃，因此，我們可以証明，鼯鼠們吃得都很有營養，所以嘛，牠們都長得很肥大。」

「但也不會這麼大啊！」那教師叫道，然後在地板上量了兩碼長，在憤怒中有些誇大鼯鼠的長度。「哦，爲什麼沒有呢？」那學者回答，他顯然把這整件事看作一個大笑話。由于這一判斷，那教師只得回去了。他說家里太太和孩子們正在路邊雪地等待他回去，他最後得向他們承認，他的一切希望已潰滅。

我讀到那學者對待那老人的態度時，那時我尚未看過那教師的小冊子。但我立刻決定要去收集和把所有有關這件事的資料連接起來。假使我不能用體力對付那學者，至少，我們可以爲文替那教師辯護，或更恰切地說，替一個誠實而沒影響力的人的好意辯護。我承認我後來爲這一決定感到懊悔，因爲我隨即發覺，我這樣做一定會把我牽涉進一個很奇異的困境里去。一方面，我自己的影響力根本不足以變更學者的意見，或者連輿論都無從影響，使那教師獲得利益，另一方面，那教師一定會發覺，我更關懷的是去爲他的真誠辯護（這對他來說，當然是不証自明的，根本不需辯護），而不是爲他的主要目標，証明人們真的看到那隻大鼯鼠。隨之一定會發生的是：雖然我想跟他合作，我一定會被他誤解，因此，我不但不能幫助他，可能自己還需要人家的幫助，而人家不一定能幫助我。此外，我的決定會給我插上許多工作的負擔，假使我想使人家信服，我就不能祈求那教師，因爲他自己都沒有辦法使人信服。閱讀他

的小冊子只會誤導我，所以，一直到我完成自己的努力，我不能閱讀它。更有甚者，我甚至也沒跟那教師聯絡上。誠然，也會經由別人處聽到我的探詢，但是，他不曉得我是在爲他奔走，還是在反對他。事實上，他可能猜我是在從事于反對他，雖然他以後不承認；因爲我有証據證明，他曾諸多阻撓我。他要阻撓我是很簡單的，因爲我必須重新拾起他已做過的查問工作，所以，他就可以時常佔我便宜。但是，那是唯一可以反對我的方法的責難，而我求得結論的那種謹慎和自制，却更能減輕我的罪衍。至于其他，我的小小冊子倒頗受那教師的影響，也許在我的論點上，我的確表現得太謹慎了；人們看過我的書後，可能會以爲以前還沒有人探索過這件事，而我是第一個去探訪那些看過或聽過那隻颯鼠的人，去把証據連接起來，以抽取得答案的人。以後當我看過那教師的小冊子後——小冊子有一個很詳盡的標題，叫做「一隻其大前所未聞的颯鼠」——我發覺我們在某些重點上意見是分歧的，雖然，我們都相信，我們已証明了我們的要點，即使那隻颯鼠曾出現過。雖然我不願一切想去結識那位教師，但是，這些歧異却使得我們沒辦法結交。在他那邊，他幾產生了一種敵視感。誠然，他對我常常都很謙恭客氣，但那益加使他的真感覺顯露出來。換句話說，他以爲我只在破壞他的名譽，而我以爲我已經或能幫助他，最好也不過是一廂之情，更可能的是喬裝做作。他特別喜愛說，他以前所有的敵人，假使不是全然在私下敵視他，最多也只在口頭上敵對他，而我却把對他的責難印了出來。更有甚者，他那幾個真的對這問題有興趣的對頭，雖所懂不深，但至少在被表他們的議論前，他們會聽他的；而我憑恃着毫無系統地搜集到和有些被誤解的証據，却出版成書，即使所獲結論是對的，也一定會激起人家的懷疑。但是，在這件事上，略略提到那隻颯鼠的存在不足相信就糟了。

對於這些虛虛掩掩的責難，我可以輕易找到答覆——比如說，他自己的小冊子最不可信——但是，要對付他不斷的懷疑却很難，那就是我爲什麼在應付他時很謹慎的原因。在他心里，他一直深信我要搶奪去他作爲第一公開確定那隻颯鼠的存在的人的地位。現在嘛，他根本就沒什麼聲譽，有的只是逐漸減退的怪名聲，這個我當然沒有興趣跟他競爭。此外，在我的小冊子的序文里，我已明白地宣稱，那教師應永遠是那隻巨颯的發現者——而他甚至也不是——而我又因同情他不幸的命運才緊接着我說：「本小冊子的目標是希望那位教師的書能銷行廣大，假使這目標能獲得，那麼，我願我與這問題短暫和間接地牽聯在一起的名字能即刻被塗去。」我這樣誇大動人地結束這話，但是，它跟我那時的情感是相符的。我顯明地否認自己曾大量參與這件事；我好像早就預知到那教師會不信而譴責我。不管怎樣，在那篇

序里找到攻擊我的把柄，而我也否認，他所說或暗示的有些道理；事實上，我常常發覺他在提到有關我的事時，他的眼光遠比他的小冊子里所表現的要尖銳得多了。因為他堅持說我的序言口是心非。假使我真的蓄意要為他的小冊子做宣傳，為什麼我不專門討論他和他的書，為什麼我不指出他書中的優點和真理，為什麼我不特別指出他的發現的意義，以示昭彰，反之我為什麼要再去發掘它，而全然漠視他的書？難道巨颯的存在還沒人發現嗎？難道發現後那方向還有什麼可以探尋的？而且，假使我認為真的重新去發掘一遍的必要的話，為什麼我要在序文里那麼莊重地去強調原來的發現？人家會認為那是一種假謙虛，但是它的效果却太糟了，我企圖貶低那發現，我促人家注意只是為了藐視它，相反地，他却去查問，最後完成他的發現。那一件事或許早被人淡忘了；現在我再提到它，但是，我同時却把那教師的處境弄得更尷尬。他為什麼要管他的真誠是否獲得證實！他所關懷的是事件本身，如此而已。但我却只去拆他的台，因為我不了解他的關注，我不珍視它的真價值，我對它並沒有真實的感情。它是無窮地超越我智能的了解的。他坐在前面望我，衰老且佈滿皺紋的臉孔倒很鎮定，而這些正是他所想的。但是，說他只關注事件也不一定對：真正講，他是很好名，亦想從這件事上賺點錢，這個只要考慮到他的大家庭，也就可以解決了。但是，我對那件事的興趣跟他一比，就微不足道了，而他却能稱為全然公正，又不會太管理。但是，我內心的懷疑，却不因我告訴自己說，他的責難是全因他雙手緊抓着鼯鼠，以致把任何指染於他身上的人當作奸逆，而略為甯靜下來。因為那也不是真的，他的態度不應用貪婪，或者全用貪婪來解釋，而應說是他因花費了大功夫而却全然失敗，致產生了暴躁，然而，用暴躁也不能解釋一切。或許我對這件事的興趣的確太微弱了，那教師已習慣于把陌生人看作缺乏興趣。他把這種欠缺當作一種罪惡，但却不再理會興趣的單獨顯現。現在有人出現了，奇怪的是，這人却對這件事有興趣，而他甚至對它也不了解，如果有人從這方面攻訐我，我根本不能辯護，我並不是動物學家；但是，假使我發現了這件事，也許我會全心全力去發掘它；但是，我並未發現它，這樣大的一隻鼯鼠自然是奇物，但是，我們不能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不斷地注意牠，特別是當牠的存生尙未被證實，而且也沒法證實，我也同意，假使我真的是那鼯鼠的發現者，我也不會像那教師一樣，自願高高興興出來為牠護辯。

現在，假使我的小小冊子能獲致成功，我跟那教師之間的誤解可能會即刻得到澄清，但是，成功却遲遲不到。也許是那本書寫得並不够精采吸引人；也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商人，雖然在有關的知識上比他強多，但在寫這樣一本小冊子上，我有限的精力却極嫌不足，此外，我的失敗可能有其他原因：那本小冊

子的出版可能不合時宜，鼯鼠被發現時沒辦法廣為宣傳，但在我去探訪時，一方面因牠還未久得全被人家忘光，因此，我的小冊尚能喚起人家的記憶，另一方面，時間已過得太久，當初那種瑣屑興趣已被磨光了，那些真的認真看過我的小小冊子的人，用當初辯論這件事時那種特有的無聊腔調說，以前徒勞花在這令人厭煩的問題上的工夫又要重花了；而甚至還有一些人把我的小小冊子跟那教師的混雜起來。有一個著名的農業刊物、上出現了底下這一段評論，但好在是用小號字排在最後：「有人再把討論鼯鼠的小冊子寄給了我們。我們記得，幾年前曾為這件事大笑過一次，此後，它也不見得就變得更易于了解，或我們變得更不近情理。但是，我們拒絕再笑了。相反地，我們要問我們的教學公會，除了尋找出巨鼯外，我們難道不能給村里的教師找到更有用的工作嗎？」這種混亂作者身份真不可原諒，他們兩本書都沒看過，像「巨鼯」和「鄉村教師」這樣兩個胡亂拈來的名詞已足夠給這些所謂民意代表用來討論這件事了，爲了駁斥這攻擊，我們得想出有利的對策，但是，由于我跟那教師之間缺乏了解，因此，我也沒去動腦筋；反之，我儘量企圖不讓他看到那評論，但是，他很快就看到它了，因爲在他寫給我的一封信上，曾提到說聖誕節要拜訪我，里面的一句話一看即知他已看過那評文，他說：「世界上充滿了惡意，而人們却愛順水推舟。」他意思即是說，我就是心中不懷好意中的一個人，但他不因我天生就懷着惡意而滿足，也希望順水推舟一番；換句話說，就是普遍激起惡感，助惡勝利，我下定決心，冷靜地等待他來臨，當他到來時，我冷靜地招呼他，發覺他這次沒有以前那樣客氣了。他從老式的大衣的胸袋上，小心地掏出那本刊物，然後打開交給我，「我已看過了，」我回答，沒看就把刊物交還他，「你已看過了，」他喟然說：他有老教師重覆一遍不受人歡迎的答話的習慣。「當然，我決不會這樣就算了！」他繼續說，激動地用手指輕敲刊物，然後突然深深望了我一眼，好像我不同意他一樣；他當然知道我將要說什麼，因爲從他言辭以外的表現，我發覺他常能知覺到我的意願，雖然他從不會順從我的意願，或改變他的目標，我還能清晰地記得我對他所說的，因爲會面後，我會把這些話記下來。「你喜歡怎樣就怎樣；」我說：「我們此後就分道揚鏢了。我想這不會是你料想不到或不喜歡的消息吧。我做的決定並不是因爲受到這刊物上的評論的影響；它只是最後堅定了我的決心。真正的理由是，因爲起初我以爲這種牽涉可能對你有所幫助，可是，我現在才發覺，我處處毀了你，它爲什麼會變得這樣我可不能說；成功和失敗的原因常常都是很模糊的；但是請你別在我的短處上尋找主要的解釋。你想想看，你自己也有最佳的用意，可是，假使你能客觀地想一想，你是失敗了，我這樣講並不是想開玩笑，因爲當我說，你跟我

牽連在一起，不幸也得算成你的失敗，我可能是在開自己的玩笑。假使我現在擺脫這件事，那也不是懦弱或違叛，真正講，它還牽涉到某種程度的自我犧牲；我的小小冊子證明，我個人是多麼尊敬你，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你已變成我的老師，而我幾乎也漸漸喜愛上這隻鼯鼠。然而，我已決定撇開這一邊，你是發現者，而我所能做的只是阻擋你去獲得名譽，然後把招來的失敗移到你身上，至少這是你自己說的，這已太够了，我所能補償的是請求你原諒我，而假定你要的話，你可以把我剛才允許你的話在這本刊物上公開發表。」

這些是我說的話；雖不能說字字真誠，但是，內里的誠意却是够明顯的。我的解釋在他身上產生了我大略所預期的效果，大部份老年人在應付比較他們年輕的人時，都有某種狡詐；你跟他們和睦相處，你猜想你跟他們處得很好，懂得他們根深蒂固的偏見，不斷獲得和好的保證，一切都不會有問題；而當某種緊要的事情發生了，需要用到這些長久培植起來的和睦關係，忽然間，你發現那些老年人像陌生人一樣在你面前升起，他們有更強烈和深切的信念，現在首次張起他們的旗幟，你恐怖地在那上面看到新的標語。這種恐怖的理由，主要在於老年人所說的真的比他們以前所說的更公正和有道理；好像連那些不証自明的事都有程度不會的確實性，而他們現在所說的話要比以前更不証自明多了，但是，他們最後話裏的狡詐是由這個組成的，即是說歸根究底，他們常常講的就是他們現在所說的，我一定是深深探究了他，因為他接下去說的話並未使我大吃一驚。「孩子呀，」他說着把一隻手放在我手上，輕輕地拍擊；「你怎麼想到要在這件事上花頭腦？我第一次聽到時，我就跟我太太商量。」他把椅子從桌子邊往後推，站起來伸開手，凝視地板，好像他纖弱的妻子就站在那裏，他企在跟她說話一樣。「我們獨立掙扎了好幾年；」他對她說；「現在，似乎已有一個高貴的保護者，一個好商人某某先生在城里爲我們昇起來。我們得發現自己，不是嗎？我們不應蔑視城里的商人，當一個無知的農人說相信我們，那根本沒用，因爲一個農人能說或做的很有限，不管他說那鄉村老教師是對的，或者吐痰以表示他的輕蔑，那結果都是一樣的，而且，相反的沒有一個，而是一萬個農人要爲我們撐腰，可能的話，那結果可能只會更糟。相反地，城里的一個商人就不同了，像他那樣的一個人有關係，他所說的話人家會記起來，會再三重覆，新顧客會對那問題發生興趣，他們之中可能有一個會說：『你甚至可從鄉村老教師那裏學到東西。』第二天，一大堆人就互相傳那句話，一看那些人你才發覺，你從來不會想到他們會說出那些話的，接着，就有人找錢來資助出版那本書，有一個紳士到處去爲它張羅錢，其他人則搶着訂購；然後，他們決定，不



應讓那鄉村教師被埋沒了；他們來到他住的地方，也不管他外表，就把他擁到懷里，但因他妻子和孩子都要依靠他，他們也接受了他們。你看過城市里的人嗎？他滔滔不絕地談話。當他們一大堆人湊在一起的時候，你可以到處聽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比手劃腳。所以他們就這樣絮絮着，把我們擁到他們的輪車里，以致我們也來不及向他們一一拜謝。坐在車夫座位上的先生，戴上眼鏡就揮動鞭子，我們就這樣走了。他們都向那村莊揮別，就好像我們還在那里，並沒跟他們坐在一起一樣。城里更重要的人物都驅車來接我們。當我們抵達了，他們都從座位上爬下來，引頸迎接。那個籌措錢的先生，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當我們抵達城里，我們的乘車排成一條長龍，我們想大家的歡接已結束；但當我們到達旅館時，我們發覺這才是開始呢，當有人報告說我們已到了，立刻就有一大堆人圍攏過來，只要有人對什麼發生興趣，其餘的人即刻就會對它產生興趣，他們彼此交換意見，然後，他們即刻就把那些見解當作他們的，那些沒辦法驅車到城外去迎接我們的人，都在旅館前等待；有一些也可以驅車去迎接的，但他們太敏感了。他們也在等。籌措錢的那位先生，把每一件事都看得緊緊的在指揮，那真不同凡响。」

我冷靜地聆聽，事實上，當他繼續說下去時，我已越來越變得冷淡，在桌上，我已堆起所擁有的所有小冊子，只有一部份失去，因為在過去一週，就會發出傳單，要收回全部所發去的書，現在大都收了回來，誠然，我會從好幾個角落收到非常客氣的信件，說某某人已忘了是否會收到這樣一本小冊子，如果他真的收到了，他實在感到抱歉，因為他可能丟失了。甚至這樣也是令人滿意的，我內心沒辦法再要求什麼，只是有一位讀者懇求我，讓他把那小冊子當古董擁有它吧，他聲稱將遵照我發傳單的精神，廿年內不拿出來讓人家看，那教師尚未看過我的傳單，我很高興他的話，使我拿給他看時一點也不感到不自在。不管怎樣，我可以毫不焦慮拿給他看，因為那是我慎密地擬出來的，時時都顧慮到他的利益。傳單里最緊要的一段是這樣的：「我要回小冊子，並不是因為想收回書上所辯護的任何論點，或是想讓人以為，那些論點是錯誤的或不適于証明我的觀點，我的要求純粹出于私人，而且更有很急要的理由；但是，請別從我這種要求上獲取結論，當作我對整件事的態度，我請你特別注意這一點，假使你能代為闡釋，我也會感激涕零的。」

此際我把手放在傳單上，說：「你內心譴責我，因為事情的結果並未如你所想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不必把最後一次會面弄得很難堪。我希望你能了解，你雖然完成了一件發現，但它不一定就比任何其他發現偉大，因此，你遭遇到的不平也不一定就比其他不平來得更，我不曉得知識界的作風，但

是，我不相信在最有利的环境里，你會約略受到像你描述給你太太聽的那樣的款待。而我自己仍舊希望我的小冊子能發生一些影响，我最期望的是，也許有一位教授會被這一件事吸引住，他就會委派一位學生來查究這件事，這位學生可能訪問你，用他的方法再次調查你跟我探詢過的事，最後，假使他認為結果值得考究——我們可別忘了，所有的年輕學生都充滿了懷疑——他可能自己寫出一本冊子，在里面，他會給你的發現提供科學的基礎，但都是一樣的，即使那個希望實現了，也不會有什麼大不同，那個學生的小冊子支持這樣怪異的見解，可能會被人嘲笑，假使你把這本農業刊物當作一個樣本，你可以發覺那樣的事很容易就會發生；而科學性的刊物在這方面是更不謹慎的。那是很可以了解的；教授對他們自己、對科學、對後代都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們不能立刻接受每一件新發現，我們其他人在這方面就佔了便宜。但是，我不考慮這個，暫時假定說那學生的書獲得各方的接受，接下去會發生什麼？你可能得到人家引用的榮耀，你可能佔了是教師的便宜；人家會說：「我們村里的老師有尖銳的眼光」；而假使刊物有記憶或良心的話，這個刊物會被逼向你公開道歉；還有，有某一個善意的教授會為你申請到一份獎金；他們甚至可能邀你到城里去，在學校里給你安插一份工作；使你有機會利用城里的資源，以增進你的學識，但是，假使能讓我客氣地說一句話，我想他們最多也只會做這一些，他們會召喚你，然後你就會到來，但也只像千萬萬個請願者中的一個那樣，並不是莊莊重重地到來，他們會跟你談話，稱讚你默默中的努力，但是，他們會同時發覺你是一個老人，要你這麼一把大年紀去學科學是沒有希望的，而且，你偶然間完成的發現，主要是靠機會，並不是靠策劃，此外，你也沒雄心擴展你的工作，由於這些理由，他們可能會再把你送回來。當然，他們會把你的發現擴展開來，因為它一旦獲得承認，就不會這樣輕易被再度遺忘的，但是，你不會再一直聽到它，而你所聽到的，你也不會了解多少。每一個新發現會即刻被納入知識整體里，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已不再是一種發現，它被溶解到整體里不見了，你必須有經過訓練的眼光，才能在過後認出它來，因為它跟基本的定理相關，這些定理的存在，我們根本就不曉得，而在科學的爭論上，人們就把它跟定理混淆起來。我們怎能希望去了解這些東西呢？常常當我們聽到什麼學術討論，我們可能會以為就是在討論你的發現，事實上，他們討論的却是極不同的東西，而下一次，當我們以為他們是在討論別的東西，而根本不是你的發現時，結果呢，他們討論的却只是你的發現。

「你現在了解吧？你會留在鄉村里，利用多餘的錢把你的家養好一些，給他們多添一些新衣；但是

，你的發現會被取走，而你根本也沒辦法要求什麼公正以反對；因為它只有在城里才能獲得認可，人家也不會完全不感激你，他們可能在你完成發現的地方蓋一小座博物館，這博物館會變成村里的名勝之一，人家會給你鑰匙看管它，使你不會缺乏什麼榮譽的外在表徵，他們會給你一個小獎章掛在大衣胸前，就像那些科學機構的出席者所佩戴的一樣，所有這些倒有可能；但是它不是你所要的？」

他沒停下來考慮答覆；轉過來就反問我：「那麼，這些就是你要為我求到的？」

「或許是，」我說：「我那時做的時候並沒考慮到這麼週到，以便現在來清楚地答覆你的問題，我過去要幫助你，但是失敗了，而且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大失敗，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要退出，儘量設法來打消我所做的種種。」

「那也好，」那教師說着拿出煙斗，開始塞上他隨身所帶散落在袋子裏的煙草，「你自願拾起這件沒人感謝你的事，現在你又自願擺脫它，那也好吧。」

「我並不是一個固執的人，」我說：「對於我的建議，你有沒有什麼要反對的？」

「沒有，絕對沒有，」那教師說，他的煙斗早已點着了，我受不了他煙草的臭味，就站起來開始在房里踱步。從前彼此的接觸，我對他的極端沉默以及不管多麼沉默，一旦他進入我房里，他就不想出去已習慣了。他不走以前也常會使我感到困擾。在這種時候，我往往想他要多一些東西，就會掏出錢來送他，而真的他每次都接受了，然而要一直到他方便，他才會離去，通常那時候，他煙斗已吸光，然後，他會肅穆尊敬地把椅子推回桌底下，繞桌子一遍，拿起靠放在一角的白柺杖，熱烈地握緊我的手走出去，但是今天，他靜靜地坐在那里，對我實在是一種折磨。當一個人像我這樣最後已跟某一個人說了再見，人家好好接受這種告辭後，其餘剩下的禮貌彼此確應快快完成，那人實在不應無故靜靜地留在那里困擾主人，當我站在後面，注視着這位先生坐在桌邊，個子小小的固執的老傢伙，想要下逐客令似乎永遠是沒可能的事。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於台大外文研究所

卡夫卡著

郁怡譯

# 判決

是一個仲春的禮拜天早晨。年青的商人喬治·班德曼正坐在樓下自己的房間內；他的家是在沿着河岸一長列東倒西歪的房屋之一，這些房子除了高度和顏色不同以外，其餘都幾乎彼此莫辨。他方才寫完了一封給在國外的老朋友的信，然後很迷惘地慢慢將信裝進了信封，他的兩肘撐在書桌上，兩眼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小河，渡橋，以及遠岸嫩綠的山岡。

他在想念他的一位朋友，幾年以前，因為不滿他在本國的狀況而逃到俄國去了。現在他在聖彼得堡經商，起初營業倒是很昌盛，但不久就日漸凋敝了，在他逐漸稀疏的回國訪問時他常如此抱怨。因此他就任外國漫無目的地蹉跎歲月，他的滿腮新留的鬍子，掩飾不了那張喬治從小就熟悉的面孔，他的皮膚也變得深黃，顯露出隱疾的徵候。據他自己說，他一向不會和當地的本國僑民保持聯絡，也不和俄國人民相互來往，所以只好聽任自己打一輩子的光棍了。

對於這樣一個顯然放誕不羈的傢伙，一個只能替他惋惜而不能加以幫助的人，能夠寫些甚麼事情呢？難道說還能勸他回國來安居，恢復舊日的友誼——沒有事物能夠阻止他的——或是說依靠朋友的幫助嗎？但是那就等於對他說，（並且你愈是好意就愈教他討厭），他的努力到現在已經成爲泡影了，他必

須放棄一切回到本國，然後像回頭浪子似的被人們注視，也等於說只有他的朋友才知道一切，而他不過是一個小孩子而已，一切都要依照他成功的朋友的命令去做。此外，是不是人家要加諸於他的痛苦能行得通？也許壓根兒就不可能要他回來——他自己說已經斷絕了在本國商業上一切來往——那麼他仍將在外飄泊，並且厭倦了朋友們的勸告而和他們更加疏遠。但是，如果他真的聽從了朋友的勸告，而却不習慣於國內的生活——當然不是出于惡意而是為環境所迫——既不能和朋友相處又不能失去他們，之後又感到羞恥，覺得他已不再有自己的朋友和國家了，這樣是不是倒不如在外國來得好些呢？考慮到這些問題，怎麼能够斷定他回來一定會有什麼發展呢？

因為這緣故，如果要繼續和他通信，就不能如與一般遠道朋友那樣坦白地告訴他真消息。他已經有三年多都沒有去看朋友了，藉口說俄國的政治局勢很不穩定，甚至不容一個無足輕重的商人離開片刻，然而事實上數以千計的俄國人民，却可以平安無事地到國外旅行。但是在這三年當中，喬治自己的生活情況却改變了不少。兩年前他的母親就已去世，從那時起，他就與父親住在一起，他這朋友自然得到了他的壞消息，並且在他的回信裏，很冷淡地表示同情之意，這使人不禁感到，如此不幸的遭遇和悲痛，是不能為身羈異國的人所體會得到的。從此以後，喬治就將全付精神灌注於商業以及其他事業上。

或許是當他母親在世的時候，他父親在商業上獨斷獨行的作風，阻礙了他的自由發展，或許是她棄世之後，他父親的暴躁才稍為收斂了一些，雖然在商業上仍然活躍，或許是徵天之幸——這是很可能的——但不管怎麼說，在這兩年之內，生意忽然出奇地興隆起來，店員增加了一倍，貿易額也增至五倍之鉅，無疑地，往後的經營更一定會蒸蒸日上。

可是喬治的這位朋友，却毫不知悉他的發達。早些年，也許是最後一次，他還會經在弔慰信中勸喬治搬到俄國去，並且不絕地談論喬治在他那行商業上成功的希望。但他所估價的數字比起喬治現在的工作範圍來，真顯得微乎其微了。然而他却深怕他的朋友知道他在商業上的成就，如果他現在一反往昔地告訴他，那的確是會令他感到奇怪的。

所以喬治僅限於告訴他朋友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那是當他在這平靜的禮拜天胡思亂想時所想到的。他所有的希望是保持不變他朋友在這段時期的去國期間對鄉土所持的一種跡近自我安慰的觀念。因此，在三次距離相當長時間的三封信中，他告訴了他的朋友，關於一個平凡的男人，和一個同樣平凡女孩子訂婚的事，直到後來，出乎他所願的，他的朋友開始對這件可注意的事稍覺有點興趣。

可是喬治只喜歡寫些這類的事情，而不願坦白地說，他在一個月前已經和一位富家小姐傅麗達訂婚了。他常常和他的未婚妻談論這位朋友，以及他們在通訊中所保持的一種特殊之關係。「那麼他是不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囉，」她說，「然而我有權利認識你所有的朋友。」「我不想打擾他，」喬治回答說，「不要誤會，他可能會來的，至少我是這樣想，但是他會覺得他是被強迫而來，這是有損他的自尊心的，說不定他會嫉妬我，並且一定會感到不平，然而他也無計可施，只得再單獨地再離開。單獨地——你知道那是甚麼意思？」「是的，但是他不會從其他方面知道我們的結婚嗎？」「我當然不敢這麼說，可是以他的生活方式看來，這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你的朋友都像那個樣子，喬治，你根本就不應該和我訂婚呀。」「哦，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不是，可是我現在不再改變主意了。」然後她在他的親吻下喘息着說：「不管怎樣，我真覺得不大舒服。」他想像如把這消息告訴他朋友，他自己是不會遭到甚麼麻煩的。「我就是這種性情的人，他也必須把我看成這種人，」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絕不能使自己變成另外一型的人，好與他相處得更和睦。」

其實他在那封禮拜天早晨所寫的長信中，已經真的告訴了他朋友關於他訂婚的事，信是這樣寫的：「我已經將好消息留得太久了，我已經和一位富有的傅麗達小姐訂婚，她自從你走了以後，就在這裏住了很久，所以你是不會曉得她的。我以後還有時間，要告訴你更多關於她的事，今天我只對你說我是非常快樂，我們之間的關係所不同之點就是：你現在有了我這樣一個快樂的朋友，而並不是一個很普通的朋友。除此以外，你將會從我的未婚妻得到一個真正的異性朋友，這對於一個單身漢說來，並不是不重的，要她向你致以熱烈的問候，並將立刻和你通信。我知道你以往不能來看我們是有很多原因的，但是我的婚禮不正是掃除這一切障礙的時機嗎？雖然，不管怎麼樣，你只管按照你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做罷。」

喬治在書桌旁坐了很久，手裏拿着那封信，臉孔轉對着窗戶。這時街上走過一位朋友向他打招呼，他以一種茫然的微笑作爲回禮。

最後他將信放入口袋走出了房間，經過門廊走進了他父親的屋裏，喬治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進去過了。事實上，他也沒有進去的必要，因爲他每天辦事時都會看見他父親，而且他們都是在飯廳裏面同吃午飯，的確，傍晚的時分，每個人就幹他自己喜歡的事，然而除非喬治和朋友一道出去——這是常事——或是最近常去看他的未婚妻，他們通常都一同在客廳內坐一會兒看報紙。

他父親的房間，在這晴朗的早晨竟然如此陰暗，這使得喬治大為吃驚。因為在那狹窄的天井另一邊，有一堵高牆將光線全部隱蔽了。他的父親靠着角落坐在窗戶旁邊，牆角掛滿了喬治先母的各種紀念物，他正把報紙拿在一邊，靠近他的眼睛，想以這樣來補救視力的不足。桌上杯盤狼藉，那是吃了剩下一大半的早餐。

「啊，喬治，」他的父親說，跟着就站起來迎接他。當他走起路來，他那厚重的長袍向左右撇開，衣裾也跟着搖曳不止。「我的父親仍然不愧是一個魁偉的人。」喬治自言自語地說。

「這裏真暗得難受，」他高聲地說。

「是的，相當的黑暗，」他的父親回答。

「您連窗戶也關上了嗎？」

「我就喜歡那樣子。」

「噢，外面却是非常熱呢，」喬治說，好像是繼續先前的談話，接着便坐了下來。

他的父親把杯盤收拾乾淨，然後放在一只櫃檯上。

「我只是要告訴您，」喬治接着說，他茫然地望着老人的動作，「我現在要將我訂婚的消息送到聖彼得堡。」他將信抽出一點兒，然後又讓它落回口袋。

「到聖彼得堡？」他的父親問道。

「給我在那兒的朋友，」喬治說，想要看着他父親的眼睛——他在辦公的時候是一向與平時不同的——喬治正在沉思，看他又着雙手坐在這兒，神色是那樣地堅定啊。

「哦，原來是給你的朋友，」他的父親以一種特別強調的口吻說。

「嗯，您知道，父親，我起初並不想告訴他我訂婚的事。我是替他着想，這就是唯一的理由。您老人家也知道他是一個拗執的人。我對我自己說或許有別人會告訴他這消息，雖然他是這樣孤獨幾乎沒有人會告訴他——倒不是我批評得過火——但是我却一直沒有想要親自告訴他。」

「那麼說你現在改變主意了嗎？」他的父親問道，一面將大張的報紙放在窗檯上，又將眼鏡擱在報紙上，並用手遮蓋着。

「是的，我會經仔細考慮過。我對自己說，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的話，我訂婚的快樂也應當使他感到快樂。因此，我不再延遲告訴他了。但是在我寄出這封信之前我要讓您知道。」

「喬治，」他的父親張一張那張沒牙的嘴說道，「你聽我說！你來我這兒是想要和我討論這件事。這對你無疑是一種光榮。但是假使你不把全部真相告訴我，我也不會在意的，我絕不想重提不應該在這兒講的事。自從你親愛的媽死了以後，有好幾件事都做得不大得體。也許舊事重提的時候就要到了，也許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快。我在商業上有許多事還沒有弄清楚，或許這些事並不是背着我做的——我沒有講那是背着我做的——現在我已經不再精明強幹了，我的記性一天一天地衰退，我再也不能各方面都兼顧了。第一，這是自然的現象，其次，你母親去世給我的打擊，比給你的大多了——但是既然我們是在談論這封信，喬治，我求你不要欺騙我。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千萬不要欺騙我。你真的有這樣一個朋友在聖彼得堡嗎？」

喬治很尷尬地站了起來。「別管我甚麼朋友了。一千個朋友也抵不上我的一個父親。您知道我是怎麼個想法？您對自己太不關心了。一個老年人必須得保重自己呀。您知道得很清楚，沒有您的生意就做不成功，但是，如果因為做生意而摧毀了您的健康，我就預備從明天起關門。這還不成，我們決定改變你的生活方式。要來一個澈底的改變才行，您整天坐在黑暗裏，而在客廳裏您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光線了。您每頓早飯都吃得太少，不管够不够您身體的需要。外面的空氣對您是這麼好，您却把自己關在不開窗的屋裡。不行！父親，我要請一個大夫來給您瞧瞧，我們要聽他的指示去做。我們要給您換一間屋子，您可以搬到對面的一間去，而讓我搬進這裏來。您不會覺得不愜意，我們會將你所有的東西一起搬過去。但是，這等以後再說，現在我要讓您上床睡一會兒，我相信您需要休息。來吧，我要幫您脫掉衣服，您會知道我能做得很好的。或者如果您願意馬上就到前面的房間去，您可以在我的牀上躺一躺。那是最好不過的辦法。」

喬治站在他父親身旁，緊緊地挨着他，他那佈滿灰白亂髮的頭已低垂到胸前。

「喬治，」他父親低聲地說，身子一動也不動。

喬治立刻在他父親身邊跪下，在老人疲憊的臉上，他看到了一雙漲大的瞳孔，從眼角裏直定定地向着他凝視。

「你有一個朋友在聖彼得堡？你一向是個欺騙說謊的傢伙，現在竟還想愚弄我。你怎麼會有朋友在那兒？鬼才相信你的話。」

「您再想想看，父親，」喬治說，一面將他父親從椅子內扶將起來，一面剝去了他的長袍，他的父



親已搖搖欲墜，「自從我的朋友上次來看過我們，已經快有三年了。我記得您一向不怎麼喜歡他。至少我有兩次沒叫您看見他，雖然那時他是和我坐在我的房裏。我很清楚您討厭他的原因，那是因為他有些怪癖。可是以後您就和他處得很好了。您聽他的談話，又點頭又問問題，這真使我覺得驕傲。如果您回想一下您一定會記起來的，他常常告訴我們一些有關俄國革命的最難使人相信的故事。譬如說，有一次他爲商業的事跑到基輔去，也參加了那裏的暴動，並且還看到一個牧師站在露臺上，在他的手心劃了兩道血紅的十字，然後高舉起那隻手給羣衆看。這個故事，您老人家後來還親口講過好幾遍呢？」

同時喬治已經扶他的父親坐下，並且小心地替他脫去穿在麻袴外的羊毛袴，又脫掉他的襪子。當他看到他父親不潔的內衣時，不禁暗自慚愧，覺得他以往是太怠慢了。他的確應該想到給他父親換點乾淨的內衣，這是他的責任。他也不會直截地和他的未婚妻商量，將來準備怎麼樣安置他父親，因爲他倆早已默默承認，這個老人應該仍舊獨自住在那間老屋子裏。但是現在他很快地下了了一個決心，要把老人接進他未來的新居。經過仔細反省之後，他幾乎覺得他對於父親的愛顧可能已做得太晚了。

他將他的父親抱上床。當他向着床走了好幾步，他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恐懼，因爲他發覺老人正在玩弄他胸前的銀鍊。他一時不能將他放在床上，因爲他緊抓住銀鍊不放。

可是等到他被安放好了，一切都恢復了正常。他把自己蓋好，甚至將毯子蓋過肩膀。他抬起頭以友善的眼光看着喬治。

「您已經想起了我的朋友，是不是？」喬治說，鼓勵地向他點點頭。

「現在我已經全部被蒙蓋住了嗎？」他的父親問道，好像是看不到他的脚是否也適當地蓋住了。

「大概您現在覺得舒服些了吧，」喬治說，一面就用毯子緊緊地將他父親裹住。

「我已經完全被蒙蓋住了嗎？」他的父親再次地問，似乎特別急於要得到回答。

「別着急，您已經完全被蒙蓋住了。」

「不行！」他的父親竟然吼起來了，打斷了他兒子的答話，並且用力將毯子通通踢開，很快就從床上站了起來。他以一隻手托住天花板以保持身體的平衡。

「好小子，我知道你要蒙蔽我，可是我却不是這麼好被蒙蔽的。即使這是我最後的一點氣力，這也够你受的了。我當然認識你那朋友囉。我本來想把他當做一個我的兒子倒很合我的意思。那就是爲甚麼你這些年來都在騙他的原由。爲什麼不是呢？你想我真的沒有替他難過嗎？那就是你爲什麼要將自己鎖

在辦公室裏——長官事繁，謝絕見客——以便能夠寫你的寄到俄國去的假信，但是謝天謝地，一個父親用不着人教他就能知道怎麼樣觀察他的兒子。你既然以為你已經使他喪氣了。你可以坐在他身上壓迫他，使他動彈不得。然後呢，我的乖兒子就決心準備結婚了。」

喬治彷彿在看着他父親念咒喚出來的鬼怪，他的父親突然之間知道得這麼清楚，他的聖彼得堡的朋友，激起了他所從來沒有的幻想。在那廣袤的俄羅斯平原，他看到了他。在一開被搶劫一空的雜貨店門前，他看到了他。在他的破損的陳列箱和貨物的殘骸，以及下墜的煤氣管當中，他兀自站在那裏。他為什麼要走到那麼遙遠的地方！

「你注意我呀！」他的父親喝道，幾乎昏了的喬治跑到他父親床前想要把毯子捨去，但在中途又停下來。

「因為她撩起了她的裙子，」他的父親開始唱道，「因為她撩起了她的裙子，就像我這樣，這個不要臉的東西，」說着他就模仿她高高地揭起了自己的衣裙，使人能夠看見他那大腿上作戰的傷疤，「因為她像這樣撩起了裙子，結果你就和她勾搭上了，爲了想安靜地和她泡在一起，你不惜出賣你的朋友，使你死去的母親蒙羞，而且還將你父親安置在床上，使他不能行動。可是他到底能行動。或是不能呢？」

說完他放下手安穩地站着，並且將雙腳踢出被外。他爲自己的洞察力感到很高興。

喬治退縮到一個角落裏，儘量地遠遠離開他的父親。很久以前，他曾經決心注意每一個行動，以免爲間接的襲擊所震驚，那就是從頭上或是身後的打擊。在這個時候，他回想起了久已遺忘的決定，但不一會又忘記了。就像一個人在針眼裏引過一根短線一樣。

「但是你的朋友畢竟沒有被你出賣！」他的父親喊道，並用他的食指來強調這一點。「我就在此地代表他。」

「你真是滑稽小丑！」喬治受不了他的反駁，但又立刻覺得他的話刺傷了他，他的眼睛鼓起來，並且緊咬着他的舌頭直到他痛得膝蓋都鬆弛了。

「是的，當然我演了一幕喜劇！一幕喜劇！這個說法是再恰當不過了！還有什麼其他的事能安慰一個老而窮的蹣跚呢？告訴我——你回答我的話時，你還算是我的活兒子——還有什麼東西剩下了給我，我這麼老朽，天天坐在後屋子裏，和受到一羣不忠實的部屬的煩擾？而我的兒子却在世界上趾高氣揚，

完成他父親所預備的交易，興高采烈地走進來，然後擺出一付大商人的冷面孔，又神氣十足地離開他的父親！你以為我不愛你嗎，而你是我所生的？」

現在他的父親要往前靠上來了，喬治想道，如果他跌倒和受了重傷怎麼辦！這些話都在他的心裏作響。

他的父親靠上前來，可是却没有跌倒，既然喬治是如他所希望的沒有更走近他，他又伸直了身子。「站在你原來的地方吧！我不需要你！你滿以為你有足夠的力量來到我這裏，而你是自願停止不前的。別太自信吧！我們兩人之中仍然以我為最強。單靠我一個人的力量也許會輸給你，但是你的母親給了我她的力量，使我和你的朋友建立了很深的關係，並且你的顧客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他竟然是這樣一個鬼計多端的傢伙！」喬治對他自己說，並且他相信如果這話講了出去，就可以使他的父親成爲一個到處都不受歡迎的人。他這樣想不過只有一會兒，因爲他已漸漸地忘記了一切事情。

「摟着你的新娘子到我跟前走走！我要將她從你身邊趕走，你等着瞧吧！」

喬治扮了一個不相信的鬼臉，他的父親只管朝着他的角落點頭，教他相信他說的話一點也不假。

「今天你真使我開心極了，你跑來問我要不要讓你朋友曉得你訂了婚。他早已經知道了，你這個傻東西，他什麼都知道了！是我寫信告訴他的，因爲你忘了拿走我的紙和筆。那就是他爲什麼這幾年都不在這兒的原因，他什麼都清楚，比你自己還要清楚一百倍呢，他左手揉皺了你的沒有拆開的信，右手就拿起我的信來讀！」

他興奮得舉起手臂在他頭上揮舞。「比你清楚一千倍！」他叫道。

「也許是一萬倍呢！」喬治在取笑他的父親，但是他的話在嘴上却變得非常認真。

「我等你來問這種問題已等了好幾年！你以為我關心其他的事嗎？你以為我看看我的報紙嗎？你瞧！」說着他就扔給喬治一張報紙，那是一張他上床所看的舊報紙，它的名稱對於喬治完全陌生。

「你經過了這麼久才長大成人！你的母親早死，所以不能看到將來快樂的日子，你的朋友在俄國過着荒唐的生活，遠在三年以前，他就糟得到處碰壁，至於我呢，你看我成了甚麼樣子。你用你自己的眼睛瞧瞧吧！」

「原來你在床上躺着爲的是等待我！」喬治喝道。

他的父親憐憫地說，態度非常從容：「我想你早應該那樣說了。但是現在也無所謂了。」之後，他大聲地說：「現在你才明白，這個世界除了你自己以外還有其他的人，以前你只知道有你自己！嗯，你真是一個天真的小孩，但是你更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所以你總着：我現在判決你的死刑，淹死！

喬治覺得自己被推出了房間，在他飛奔的時候，他還聽到背後他父親倒在床上的聲音。他衝下樓梯就像那是一個斜面一樣，在梯子上他撞到了上來收拾房間的女傭人。「耶穌基督！」她嚷道，並用圍裙掩住她的臉，可是他已經跑遠了。他從前門口衝出去。經過了車道，朝着河邊跑。他已緊緊握住住了欄杆，就像餓鬼搶到食物一樣，他將身子懸空弔着，那情形就跟他少年時候一樣，那時他是一個父母引以為榮的出色體操家呢。他的手力漸漸弱了，但是仍舊能夠抓得住，他從欄杆中間看見了一輛汽車駛來，那樣就能够很容易地掩蓋了他落下的聲音，於是他低聲喊道：

「親愛的父母呀，我永遠一樣地愛着你們，」說完他就掉下去了。

這時候，一長串的車輛正好從橋上駛過。

(原名：The Judgement)

周小潔 譯

Philip Rahv 著

# 論卡夫卡及其短篇小說

在現代文學具有創造性的作家之中，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毫無疑問地可與喬叟（Joyce），普魯斯特（Proust），葉茲（Yeats），黎爾克（Rilke），及艾略脫（Eliot）這一羣神聖不可侵犯的巨人並駕齊驅。他唯一與他們不同的，只是他在世時並沒享有盛譽，因為他一直不肯把他的長篇著作發表；所以，他在世時，恐怕只有一小部份德國作家認識他！他死後之享譽世界，也還是最近二十年間的事。

一九三〇——他死後的第六年，美國首先譯出他的「城堡」（The Castle）一書，這部小說即使是以卡夫卡小說的標準來看，也是很傑出的一本。但是沒有幾個讀者能夠真正衡量其價值；甚至，到一九三七年，當「審判」（The Trial）的譯本出版時，引起讀者興趣的也只是他小說中明顯的神秘性，而非其多方的意義及吸引讀者興趣之題旨。讀者驚嘆他的作品，但都不敢肯定其重要性。可是，自此以後，他的特異而有力的感性便滲進廿世紀文學的血液中，他一躍而為好幾國無數批評家研究的中心對象；到處的年青作家，凡是深感現行小說技巧已定型，而力求有所新創兼富感受性的，都頗為注意地奉他為典範。作為一個文學式的藝術家，他毫無疑問地確立了他的地位。他主要還是關切人類存在的根本問題，或是一般文學改革者（如卡夫氏之在創作技巧）的超卓才能之終極構成問題。如黎爾克在「杜伊奴輓歌

「(Dario Elegies)中一樣，卡夫卡發問一個終極的問題：「世界中何者爲真實？」Was Wat Wirklich in Selb~)

卡夫卡在敘述語勢和精細、得宜及諷刺地保守的體裁方面，都可以稱爲獨步的大師。他在小說中把可認知的和神秘不清的事物，極端的主觀內容與有力的客觀形式，表象世界非常準確切實的塑造手法和此世界中夢樣神奇的幻滅冶於一爐。用這種把相對事物統一的辦法，他就成了一种基本上新穎而適用的散文形式。在我尚未詳盡而完整的批評他的作品之前（此項工作顯然也爲時尚早），我想是可以下定上述的評語的。只要分析或描述他的小說的特質，即可知我並非言過其實。卡夫卡的小說之能逼人地在我們心中引起一種直接的關聯作用和強力的合一作用，原因在於他對人類的經驗有一特別深切的情感。該項人類經驗包括人類的失敗、隔膜、罪惡和焦慮——這，也正是支配着現時代的經驗背景。

卡夫卡顯然是一個最「神經質」的文學藝術家。我們可從他怪異的象徵作用所引起的這人的恐懼及其猝然遠離一般明確的文學想象規則來證明這一點。卡夫卡的「神經質」固然明顯，但對沒有甚麼文學修養的讀者，則頗易引起一種不一定庸俗却屬於危險的傾向，那就是誤解及混亂他這原屬清晰的小說。所以，要避免此種錯誤，我們先應認識到一點：卡夫卡不只是一個「神經質」的藝術家，同時是一個分析神經的藝術家，也就是說，他善於用想象方法把近乎神經質的心理狀態加以具體化，因而他能把他的內心世界與我們面對的外在世界合爲一體。一個具有創造性的作家，能達到這一點，即算是履行了其主要的任務；此種任務之達成，是他作爲一個藝術家（如果不從一個人的角度來看）的成功秘訣。他制伏了困擾他的魔靈，釋下他私人的重負，把我們通通變作他的同黨。我們既作爲一個忠實的讀者，以及一個心甘情愿的同黨，自然沒有理由再抱怨了。「神經病」可能是起因，但結果却是文學。而且，假如我們要分別正常與不正常，這位具有創造性的作家是我們最不可依賴的人。因爲，心理學家雖會粗枝大葉地劃分出一些切乎實際的界說，但如果讓藝術家也來幹這件機械性的複雜工作，那一定會妨害了他的生氣。

小說家格蘭·奇連 (Graham Greene) 曾說：「任何具創造性並值得吾人重視的作家，或廣義上可稱得上詩人的作家，都是犧牲者：被某種困惑迷纏着的人。」卡夫卡的困惑是一種有關殘缺、失敗及罪過的不尋常感受。其中，他所感到的罪過並非是對他實際生活中功過的呼應，而是隱藏在他自身存在最深處的一種感受。在他的記事簿上寫下：「我們發現自身處於罪孽深重的狀態中，此與實際罪行無

關。「審判」那篇小說的線索，是我們對時間觀念使我們想象有『最後的審判日』這一天，其實審判是長遠無期的，只是永恆法庭中的一個總訴訟。』因在同一的記事簿中，我們還碰到下列的典型句子：「獵狗在廣場上奔馳玩耍，但野豕終究逃不了，無論牠已否遠遁林中。」其代表意義無論在狗在豕都說得過去，因為預代表了自我懲罰的欲望，和一種自願被困絕境，受傷害和被肢解的內在傾向，以求補償其自首至踵都充滿着的罪惡。從上列有關獵狗與野豕的句子中，我們立可認識到卡夫卡及其主題之精要。此核心寓言代表了一種無可和解的力量和一個犧牲者，犧牲者以不斷變化的複雜的及豐富得驚人的結構再三出現，再三要歸服於一種不可和解的力量之下。「充軍營中」(In The Penal Colony)篇中的老將軍，「審判」中的法律，和「城堡」中的天庭機構所代表的寓意，都是由簡單的題意所引伸出來的龐大而神妙的結構。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為卡夫卡的中心寓言的簡單而忽視了使其成爲在世界文學中最使人迷惑費解的人物的特質。我們若說他是宗教寓言家，這是不對勁的，因為他與但丁或班揚(Bunyan 1628-88)「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 作者)等宗教寓言家頗有不同。他並不倚靠某一已定的神學系統邏輯，他所創造的方式並不要求知識本身以外的任何體系爲其先決條件；因而，他並非一種已爲一般人所接受的現存哲理之寓言家，而是一個完全屬於個人的，任何熟識的範疇都不能包孕的寓意革新者。要了解卡夫卡和喬哀思的難處各有不同。喬哀思的難懂，在於他的處理材料所用的精心經營的體裁，及其複雜多端的結構形式。卡夫卡的難却在意義本身。在語言及結構上，他比喬哀思單純得多，但讀者却被他的小說弄得莫名其妙。不過，一但我們耐心傾聽他的調子，並習慣於他爲求象徵效果而廢用常見的小說敘述法，而採用了完全自由的聯想後，其神秘性必可逐漸澄清。所以，當我們讀「蛻變」(The Metamorphosis)的第一句時(該句大致是主人公 Gregor Samsa 一朝醒來發現自己變作一條巨蟲)，我們若將此種大膽筆觸視看作卡夫卡有意對自然法則表示懷疑就錯了。他懷疑的是小說家一向遵守自然法則的慣例。所以，在故事的首段廢止了這種因襲手法後，他就能用很合邏輯和現實的方法把故事發展下去。主角(職員)的蛻變是下面諸事的多方象徵：他離棄「人」的地位，他對乏味而無生氣的存在之恐懼，及他對其下意識的如夢如幻的生命表示絕望之自我憎恨。他曾想在家庭中取代其父親的地位與權力企圖，也因一種罪惡感而停止，一種對自己的狂妄而產生的自責之罪惡感。

他的短篇「萬里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則有另一種較少與心理有關的象徵。長城代

表甚麼呢？它也是一個多方的象徵——人類的「合羣性」和在塵世的成就及其欲求超自然力量指引的努力。但長城為何分段築成，仍然容許北部游牧胡人滲過缺口南侵呢？答案是：人類只能做到某種限度的成就。人類仍不能領悟「整體」之意義，其視界只是斷斷續續的，其安全是不完整的，他也只能片斷地實現其目的。無疑地「上峯」自應負責此不妥善之建築，但下屬又永遠無法質問其法令；並不是說此種質問近乎不敬，而是結果並無若何用處。接下去長城的題意由推理方法一變而為一連串有關於中國子民與北京皇府之間——亦即上帝與人類間的詩般的思索。在「一隻狗的調查」(Investigation of a Dog)篇中，上帝的遙遠由時間上的遙遠而表出，然在本篇中意象却主要表现在空間的距離上。北京遠離南方的村民，使他們幾乎無法想象其存在；他們所崇拜的是早已死去的朝代，每當皇朝的消息傳達村民時都已是舊聞，中國人民（指南方的人民）之無法用同代感覺擁有他們皇帝，可以被視為上帝對現代人的意義——概念不明，曖昧而古舊。人類現在並不能知道支配其生命的實在是何種權力，其對「神聖」二字的了解僅是歷史性的。

對於卡夫卡的小說，宗教家與精神分析家各持異議，其實是不值重視的，因為卡氏小說的意義足以同時支持二派的「高見」，所以在「判決」(The Judgement)篇中父親為懲罰兒子而將之溺死此點，既可看作佛洛伊德的父親之專制性，亦可視為上帝憤而將人類在世自滿的幻覺一下子毀滅。兩種解釋根本上並無任何衝突之處；一則二者實在並不互相排斥，二則故事的意義跟隨讀者有限的見解而定，與作者原意或有出入。卡氏性格中有一種極端謙恭之處，他並無意「推證」任何定論的人生態度和觀念。關於此點，他在一些以第三人稱寫他自己的札記中很明白地告訴了我們：「他並不求證甚麼，他只求證自己，任何反對者均可把他推翻，並不是用駁倒的方法（他是駁不倒的），而是用自身求證的方法。」我並不懷疑卡夫卡具有宗教的氣質。雖然，他為人類的失敗和絕望創造了空前絕後的意象，雖然他常常感到受困於塵世，並因意識到「憂鬱、無能、多病、和入迷地發高熱似的幻想」而痛苦，他並沒有擯棄其對存在「金剛不壞」的精神作用之信心；反之，他在力求藉文學的努力把人類的塵世升到「純粹、真實和不變」的境界時，往往會因此種努力之未能達成願望而感到沮喪。縱使如此，我們從他的私人記事簿中或小說中，均不能找到足以證明其會信仰任何種神的教義，他並不以任何有組織的宗教教義為依歸。甚至「原罪」此一宗教範疇——可以說是最接近他作品核心的一個概念——他却投機地將之解釋為：「包孕着人類對一項負於其身上的冤屈——原罪作永不停息的抱怨」。從神學角度看來，這完全是



那說，雖然比較溫和而有自咎之意，但到底還是那說。德國批評家法蘭茲·白萊（Franz Blei，與卡氏甚稔）稱他爲「一個不相信的神的忠僕」。這是一種矛盾的虔誠，不是任何宗教界說可以包容的，既遠離定型及傳統，又拒絕天啓教（指猶太教及基督教）的慰藉，一面卻又專心要達到一種「既重又輕，一如斷頭臺般的信仰」。此種虔誠在一般觀念中或是邏輯思考中絕不能找到適當的表達方式，此種表達方式，只存在於藝術的語言中——一種既獻出一切又不要求、不肯定、不證明一切的唯一語言。

卡夫卡於一八八三年生於Prague地方，雙親爲中產階級的猶太人，他似乎自幼即失去自信，換回來的他稱之爲「一片無盡的罪之感覺」。失敗與絕望的心情加上他認爲甚至連最普通的問題均有其不解性的觀念，這些使他的年青時代感到沮喪，但却孕育了他後來的藝術靈感。由不斷地不信任自己，他反而驚異和羨慕一切的創造意志，與人類能發現其天職並達成其任務的能力。該項他予以最高價值的「天職」是他相信自己無法達到的境界。他不間斷的埋怨，正如同霍桑（Hawthorne）在「情報局」（Intelligence Office）篇中主角的申訴：「我要回到我的職位去，我自己的職位，合適於我的領域。我要做的那件事，那件在大自然鑄造我時就要我履行的事，我已經對它徒然地追求了一生！」

在卡夫卡生命的中心，聳立着一個佛洛伊德稱之爲「原父」（Primal Sire）恐懼的代表——他的父親。這位精力旺盛、傲慢、性情無常、受人尊敬、事業成功的父親對兒子的一切不切實際的傾向和精神遨遊加以嘲笑，他如此做法也並非出於惡意，只是抱着一般做父親的態度吧了！他的母親，雖然同情兒子，但因太專於丈夫而無法發揮其獨立自主的作用，而年青的卡夫卡由此被逼走向極端孤獨和內省的國度去，而這種孤獨與內省，恰巧與由結婚、生子及在一份正當職業中求得生命完整的觀念相反。父親對他的影響，使得本來能言善說的卡夫卡在他可畏的父親面前變得結結巴巴。所以他晚年寫信給他父親時會說：「對我來說，你開始便具有一種所有暴君都具有神秘的可怕性，行使基於性格而非理智的特權。」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其藝術中強調權力之重要這點特色，是根源於他對其父親的兩種好惡相尅的態度——強烈地反抗其父親同時又設法把自己比作父親的態度。卡夫卡具有他自己的性格，作爲這些小說的主角，他顯然受到外力強烈的壓迫；這些外在的壓力雖然表面上是可怖和武斷的權力，但在小說中却一直強調爲正當並加以讚揚。卡夫卡一生的老朋友馬克斯·波勞特（Max Brod）——卡夫卡的傳記作者及其死後之作品編纂者——曾指出：他曾在談話中力指卡夫卡之「自藐自責」及其長期對父親過分的重視是不必要的愚昧。但與些談話是多餘的，它們反而引起卡夫卡連珠彈發的辯駁，粉粹他友人致使卡夫改觀

的希望。波勞特終於發覺到，唯有局外人始可作下列的探問：「就算他父親真的認可（他之精神遨遊），那又有甚麼分別呢？」顯然地，卡氏需要他父親此種認可實在是其終身的一種「本有的、不可推翻的熱望」。

一九〇六年，卡氏在Prague地方的「德國大學」法律系畢業，隨後在一保險公司任職。但他原來的興趣却在寫作。他用極端誠懇的態度去研究創作，將之視為神聖的精神消耗，視為與同胞精神交往的媒介及宗教概念光華之反映。但從事文學到底不能為生（他也不贊同以文學才華來博取物質需要），並且還受到其他的阻礙。一面他默默寫作，滿紙怨言；一面却急欲自立，馬上脫離家庭。但保險公司粉碎了他的願望：兩種工作根本上就不調和。

在他的信札中，他認為文學是他求取歡樂和成就的唯一企望。他常談到當他自覺在「人性」邊緣時的出神狀態，他說這些出神狀態還缺少靈感的沉靜，還不能導致巨著的完成。他又說他正從事創造「一種新的神秘學說：一種Kabata（猶太神秘哲學）。」但他對該學說所持之意義却是分歧且矛盾的（波勞特認其主旨是在道德而不在智力）。卡氏日記上寫着：「我代表此時之否定事物……我不像Kierkegaard把生命交托基督教下沉的手去帶領（我亦不會像猶太民族運動者一樣，緊握着猶太人祈禱所用披巾之飛揚的一端）。卡氏和波氏友誼曾一度中斷，據說是因為卡氏對猶太民族運動的冷漠而引起的，他說：「我與猶太人究竟有何相同之處？其實，連我與我自己之間都沒有任何相同之處呀！」可是，他晚年對猶太民族運動者的抱負却發生濃厚的興趣，他研讀猶太俚俗文學，唸希伯來文及猶太教法典Talmud。（我順便提到的是：卡氏的推理方法、體裁及行文調子與該法典頗有相似之處。）

一九一二年——決定他命運的一年——他遇了Felice B. 小姐。B小姐來自柏林，他打算和她結婚，結果是被迫放棄，為兩次對她解約會痛苦萬分。他覺得在一個人尚未獲得獨立社會地位及生命安全的路向之前，婚姻是不可能的。就在同一年，他對文學的決定及不斷思索其苦境的結果，使他專心一意地工作。若把他當年秋天的作品與先前的作品比較，後者顯然是片斷未完的。九月廿二日晚上他一口氣寫完「判決」(The Judgment)從夜間十時到早上六時他未停止過。「判決」是一個完整的卡夫卡小說，第一篇具有深入父子衝突主題為特色的完整的短篇小說。同一月及下一月他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美國」(America)之首章，十一月他寫完了可以說是他最偉大的短篇小說「蛻變」。在「蛻變」中，他運用了高度的表面細節處理手法，使其暗澹不清的幻想情節具體化，達成了一種難以抗拒的效果。此故

事把生命中的苦險事物和極端的事物附以形體，顯示一個人的感覺是常受其自己的存在所禁閉和牽制的；因此此故事本身既有方法亦有內容，既有激情申訴亦有回聲，既指出目標又指出方向，所以我們深為感動。卡氏主要是用「實存」的事物使他的想象世界「實體化」。他把似乎是錯誤的怪異的想象產品訴諸於精確的現實世界。我敢說在「蛻變」中，卡氏第一次實現了接近其內心想象的文學概念——一種幾乎是不能表達的急切與靈性的概念。在他尚未寫此故事之前，他曾在致其友人 Oskar Pollak 的信中說明了他對文學的看法：「我們需要的書，必須能使我們讀到時如同經驗第一場極大的不幸；使我們感到為心愛過於已的人的死亡痛苦；使我們如身臨自殺邊緣，感到迷失在遠離人世的森林中徬徨——一本書應該是我們心中冰海的破斧。」

同年十日波勞特在日記上寫着：「卡夫卡喜悅若狂，長夜寫作……」又寫着：「卡夫卡陷入一種不可置信的狂喜之中。」其實除了一個作家自覺進步的、往往經歷到的得意和揮筆自如的感覺外，還有一種東西使他陷入這種狂喜的狀態。「判決」及「蛻變」的內在衝動，恰如卡夫卡在其日記中所說，還暗示着這些故事正是他心中「冰海的破斧」。換言之，在這兩個故事的創作過程中，他已為壓抑在其內心底層的事物——以前一直捉摸不到的事物，開發了一個流露的缺口。似乎，在這些「精神力學的」小說中，卡氏內心中的神經病者及藝術家正攜手追求更遠更寶貴的生命。借葉慈一句話來說，即是：「愈深入下意識則愈見感人力量」。

卡夫卡敘述語勢的動向是由心理學到實驗神話學，由個人心理狀態的適應以至其對更大世界的投射。至此，他小說中有關權力主題已開始發生作用，在「判決」及「蛻變」中，代表的是一個「真實」的父親，一個根據佛洛伊德 Family Romance 的說法不難認清的父親，在他後期的長篇著作中，那「父親」已不再是我們肉眼可認清的人物。他從「家庭」遷移到某些組織化的權力之概念上去——某些教職階級制，遙遠的而神秘不清的概念——如法律、法庭、或「城堡」中的官員階級。

不過，他早期對自己心理過程的深刻描寫的經驗，並沒有使他從破壞神性的恐懼和自貶的感覺中解脫出來；他繼續不斷地與自己爭吵，安排自我的懲罰，有時甚至想自殺。「巴爾札克手杖上刻着一個題跋：我摧毀一切阻礙。我的題跋是：一切阻礙摧毀我。」寫作與職業之間的徬徨不定使他健康失調，他頭痛、失眠、最後染上肺病，在療養院中過了幾年。他認為他的病源在精神方面——「我的頭和肺背着

我共謀」。一九二三年，他遇見來自波蘭猶太血統的女子 Dora Dymant，他同意和她移居柏林，終於

實現了他獨立的願望。但是，他要補償過去病難交侵的歲月的已來不及了。一九二四年六月，他因肺炎死於維也納附近的一所醫院中，享年四十一歲。

他在世時只刊登了幾篇短篇著作，其他三本長篇著作均未完成。他死前曾懇請其友波勞特將其遺作全部燒燬，可幸的是波氏並沒有履行他這句最後遺言。

# 風訊

□馬來文學專號，在積極籌備中，我們除了約請一些作者撰寫外，還需要大量的外稿，我們的安排是特約稿佔一半，外稿佔一半，如果以字數來計算，兩期蕉風的合刊約有二十萬字左右，其中有十萬字是留給外稿的。

□目前，我們收到的外稿不多，我們歡迎讀者作者在這方面的響應，希望作者在譯寫時能够配合我們的編輯原則，我們編馬來文學專號，定的原則是：以作家作為專題，譬如說介紹東革華蘭，我們名之為「東革華蘭專題」，在這個專題裡，我們希望同時有東革華蘭作品的翻譯、介紹、評論。如果篇幅不佔得太多的文字（像詩），我們可以同時刊出巫華的對照稿。除去以作家為專題的文字外，我們也需要一些談論馬來文學翻譯成華文的翻譯理論和馬來文學思潮的介紹文字。

□今日的馬來西亞語十分普遍，我們相信很多人在這方面很有研究和修養，希望他們能拿起筆來，勇於發表，讓我們了解另一個語文世界裡的文藝情況。在目前，一般人對馬來文學了解的，大概除了東革華蘭外，恐怕對其他作家相當陌生。如果我們對一個那麼接近的民族文學的了解，真的還保留在這個程度，那麼，我們喊甚麼文化交流、馬來西亞化文學這類的口號，真是井蛙之「鳴」了。

□「馬來文學專號」的編印，是我們在這方面的一點醒覺，過去，我們會介紹過一兩位馬來作家，但那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有人在這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進行中的「馬來文學專號」，爲了有較充份的時間，我們決定改在NNO期出版，是四月和五月兩個月合刊的特大號，出版日期定在五月初旬，截稿日期改在四月十五日。

□我們督促自己，使這個專號能依計劃順利出版，但是那近十萬字的外稿，有賴於同道的支持和合作。

□爲了讓讀者知道我們準備「馬來文學專號」的情況，我們發表了編輯室的六封信。

□蕉風文叢第一冊「尼金斯基日記」已出版，這是第一冊，我們在人力物力許可的情況下，希望在一年內能够出版四冊叢書，如果在一個文藝學術書籍出版業發達的社會，一年出版四冊書，實在是微不足道，而且無法稱做文叢。

□在星馬，出版文藝書籍的出版社不多，據我們知道的，有計劃出的只有新社、五月出版社和犀牛出版社，以有幾百萬華人的社會，只有這麼一點點華文文藝書籍出版，真值得思索，何況，五月和犀牛兩家都是兄弟班性質。我們的「蕉風文叢」，計劃並不大，只是有一點就做一點，我們不希望賣得很好，只希望能有七百本左右的銷路，便可以收回印刷成本（作者

除了一百本書外，甚麼都沒得到），這些話，說出來也够洩氣的，但是，如果這些事也不做，那就更洩氣了。

□我們這樣說，無意抱怨任何人，只是想讓讀者們知道，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呼吁一點支持，對文藝書籍的出版，多一份注意，多一份愛護。

□本刊的本身，也實在够慘淡經營的了，收入也够够印刷費，一切編輯工作都是義務的，每期要賠稿費，我們的想法是能賠多久就賠多久，但是，如果連叢書的出版，也收不回成本，要賠下去，負擔便更重了。

□我們希望讀者的支持，不僅是每期買一本蕉風或買本叢書就算了，希望每一個讀者自己變成長期訂戶，也都能給我們介紹一個訂戶，越多越好。我們抱歉得很，如果有讀者能這樣做，我們除了在心裡感謝外，實在提供不了甚麼報酬或獎金。

□另一方面，我們發覺一部份作者的創作熱情已降低了，這其間當然有許多因素，但是，如果作者們欠缺「楔而不捨」的不斷創作的精神，在尚未成熟、或剛成熟時便放棄了創作，如果不斷地這樣下去，我們是永遠不會完全成熟的。

□我們樂於看見蕉風不斷有新的名字和充滿銳氣的作品出現，但是，我們也極期望有閃着圓熟智慧的光彩的作品，這一期莊聲濤的「斷想」可以滿足我們的期望，甚至超過了我們的期望，那一段一段的斷想，已不止於「斷想」，而是一串圓熟光潤的珍珠，每一顆珠都自存自射其光華，串起來又更見其光彩。

# 尼金斯基日記

- 是一本天才的書
- 是一位藝術家要對人類說的話
- 現在已有了華文譯本
- 陳瑞獻、郝小菲合譯
- 由蕉風出版社出版
- 列為蕉風文叢之一
- 現已出版，全書一百頁，廿四開本
- **定價一元**
- 本刊讀者直接函購，八折優待〔連郵費〕。
- 請寫下姓名地址連同八角郵票寄來：

**CHAO FOON PRES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尼金斯基日記郵購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購冊數	冊共                      元                      角
備註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